

改 2191

18



紅 羊 俠

上海大眾書局印行

紅羊豪俠傳

第四集回次

- 三十一回 活冤孽姊弟相逢……………用心機夫妻得意
- 三十二回 闖壽筵羣丐露猙獰……………發奇論書生入狂狴
- 三十三回 洪秀全避禍走荒村……………馮雲山遭擒羈縣獄
- 三十四回 相逢狹路良友解囊……………排斥異端腐儒調子
- 三十五回 報凶信斂財充賄賂……………宿村店微語說行藏
- 三十六回 屬垣有耳冷眼識英雄……………投轄無心半途逢故舊
- 三十七回 繭絲牢縛稗將蹈危機……………象齒自焚富兒罹重辟
- 三十八回 大鬧章家祠李副將落膽……………火燒武氏堡張巡檢喪元
- 三十九回 金田村議立天王……………廣州市計擒劇盜
- 第四十回 報父仇苦心成絕技……………誘清兵黑夜建奇功

紅羊豪俠傳

著作者 張恂子

第三十一回

活冤孽姊弟相逢 用心機夫妻得意

做書的磨得墨濃蘸得筆飽寫這部紅羊豪俠傳歷史小說不知不覺已寫了有三十回金田村卻依舊沒有起義幾位性急的朋友不免要說做書的故意繞大圈子和讀者開頑笑其實做書的吃飽了飯要不是爲了書中的布局結構以及登場人物的來踪去迹萬不能省略之外卻也不肯浪費筆墨好在這部紅羊豪俠傳預定先做六十回餘待將來再續讀

者。要。是。把。這。六。十。回。看。完。了。也。不。過。僅。僅。看。了。一。大。半。所。以。做。書。的。益。發。好。整。以。暇。在。這。三。十。一。回。開。場。偏。偏。不。肯。就。緊。接。上。文。卻。要。閒。閒。地。從。另。

外。的。一。個。人。身。上。寫。起。

此段說明必不可少蓋看紅羊豪俠傳而僅僅看洪楊如何斷殺曾左如何助虐不得謂為善看小說者做紅羊豪俠傳而僅

筆寫洪楊如何斷殺曾左如何助虐亦不得謂為善做小說者必也穿插以他種可泣可歌之軼事如花雨繽紛如虹霓燦爛讀者之目光亦隨之流轉則雖寫一百二十回亦不厭其多聖蹟須學得作文之法我於此書亦云然 原。來。湖。南。衡。州。府。城。裏。面。那。知。府。衙。門。照。

牆。背。後。卻。有。一。家。小。小。的。雜。貨。舖。子。這。雜。貨。舖。子。四。個。字。還。是。做。書。的。有。

意。抬。舉。他。的。涉筆成趣

其。實。裏。面。的。貨。物。卻。只。有。幾。枝。人。家。晚。上。插。在。燈。籠。裏。

的。小。蠟。燭。那。幾。枝。小。蠟。燭。初。來。的。時。候。未。嘗。不。猩。脣。也。似。紅。得。教。人。可。愛。

叵。奈。在。這。家。舖。子。裏。卻。一。總。也。沒。人。請。教。所。以。如。人。家。女。孩。子。般。在。家。裏。

擱。上。十。年。八。載。那。一。臉。的。雪。膚。一。頭。的。黑。髮。漸。漸。交。換。了。位。置。變。成。一。個。

一。臉。的。黑。膚。一。頭。的。雪。髮。了。

此等小節目作者不肯放過讀者愈覺趣味醞醞不終卷不忍釋手矣

所以這幾枝小

蠟燭漸漸地褪了紅色變成了白色顛倒價掛在櫃兒上面和他的高鄰幾串兒紙錠一般地在風裏吹着在日裏晒着人家偶爾因爲要祭祀祖先想去買一對蠟燭及至見了這幾條乾蠟不由都向地上呸了一口笑道不是活見鬼嗎這個死了人用的東西還是請你們老闆自己留着防將來罷

語亦刻毒

你們不圖個順遂我卻還要圖個順遂呢說着早抹抹鼻子不知去向除非那位府大老爺深更半夜要出門公幹喊轎夫伺候幾個轎夫因爲上頭催得緊才勉強來要四五枝去應個景兒可是這種好生意一年之中卻遇不到一次要是時候早些那幾位轎夫寧可做兩條腿不着拔起腳來往大街上買去因爲萬一中途把燈息了又得惹府大

老爺動氣當街褪了袴子一五一十的一陣毛竹板子豈不晦氣除非時
間實在晚了大街上舖子都已關了門才貪近便些來這照牆背後做這

一筆交易

做交易乃在照牆背後此何語耶爲之絕倒○與上文照牆句呼應一線不漏

除此之外簡直就連鬼也沒有

上門這舖子的老闆喚做張二一天到晚只是唉聲嘆氣偏偏他老婆肚
子又掙氣不過又生了一個五六個月的孩子一家三口的嚼吃柴米
油鹽那一樣省得的眼見得舖子裏的生意又這般不濟事坐吃山空這
幾天連張二老婆的膝褲都進了當舖張二的老婆本來臉子生得不好
這會子拱起了嘴唇便越發難看了些只見他發話道人家嫁丈夫是要
圖個享福惟有我嫁了丈夫便是受罪我王五不嫁趙六不嫁卻偏偏嫁
了你這個張二一過三年我從娘家帶來的一點兒妝奩都給你送進了

當。舖。裏。眼。見。得。今。天。連。膝。褲。都。當。掉。了。明。天。的。開。銷。吃。用。又。從。那。裏。想。法。子。去。張。二。聽。他。老。婆。嘮。嘮。叨。叨。的。數。落。卻。一。總。不。開。口。只。是。垂。着。脖子。眼。珠子。望。着。地。上。嘆。氣。寫柴米夫妻牛衣互詬之態如畫這時天氣漸漸地黑下來了。張二老婆見張二不開口便也嘆了一口氣。兩下裏默然相對了好一會。張二老婆便嘆了一聲道：「當家的外面櫃檯上沒有人，那不是頑的，你還是外面去照應着罷。」張二苦笑了一聲道：「照應甚麼呢？又沒有主顧上門，櫃檯裏的東西一共也值不了一百文大錢。左鄰右舍誰不知道我張二窮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還有誰來偷我張二的東西說罷？」又是一聲苦笑。張二老婆也覺得這話不差，那脖子不由得也慢慢地垂下去了。一看手裏抱着的那孩子，卻只是微微地打鼾，睡得很熟。可怪這孩子卻並不因為張

二沒吃少穿所以瘦了依舊是肥頭胖耳的張二老婆一眼見了自己的孩子便忍不住低下頭去親了一親孩子的面頰

家庭瑣碎寫人小說
姊上添毫栩栩欲活

正在

這般捱命的時候忽地外面櫃檯上有人拿着銅錢拍櫃檯拍得一片價響發話道你們這鳥鋪子裏有人的嗎替我連頭搭腿滾出一個來

造語
甚奇

張二老婆聽了這話便道你說沒有主顧上門這個要不是主顧那有這般聲勢

主顧便許有此聲勢
人窮志短爲之一嘆

張二這時也覺得詫異不禁蹙向外面來拚命

價用目力瞧那主顧時

是天光已黑未點燈燭
光景筆致何等細膩

原來科頭赤足是個轎夫模樣

手裏拿着滴大溜光的三個大白銅錢拍着櫃檯道買兩枝蠟燭我們點了還得趕路張二向外瞧時隱隱約約見黑暗裏好似停着一頂藍布小轎那轎帘卻嚴嚴地遮着瞧不出裏面坐着的是甚麼樣人估量起來

多分是那個鄉紳在府衙裏拜會了太尊回來因爲天黑所以叫轎夫就在府前買將燈燭起來誰知下文卻又不當下畢竟巴結生意要緊卻也不敢怠慢急急忙忙就在櫃檯上面拔下兩枝又硬的蠟燭來遞給了那轎夫那轎夫接在手裏一看便道不行不行這兩枝蠟燭你留着當骨董賣罷我們卻用不着你趕快替我換兩枝新鮮的來張二陪笑道將就然筆學靈江之至用用罷小店裏委實換不出什麼東西只要一樣點着發亮就是至於顏色是不關緊要的那轎夫見張二不肯換一股無明業火不禁按捺不住只聽搭的一聲那兩枝乾蠟燭便向張二臉上摔來摔個正着又潑口大罵道我把你這家牢瘟賊店你們何不去做强盜搶了人家的錢應之曰豈敢豈敢張欲做強盜矣二水窮山盡真這種東西也可以賣錢不成我看的這厮準定是婁子生的

不罵別的偏罵孀子生的置

才這般地見錢眼開張二見說好話不中用偏惹

了。一個狗血噴頭。適才受了老婆的奚落。心中正沒好氣。這會子經他一罵。便越發如火上添油。般不禁縱身一躍。便跳出在櫃檯外面。用手扭着那轎夫。就要厮打。嘴裏也人娘賊臭烏龜的亂罵。這一罵不打緊。卻驚動了轎子裏的那一個人。只見他輕舒皓腕。慢捲珠簾。從轎子裏走出來。還有一個轎夫。正待上前幫着他。同伴厮打時。不想轎子裏的那位太太。突然下轎起來。只得撇下同伴。不管輕輕地把後面轎槓擡了起來。教前面轎槓低下去。和地面一般高低。那太太才跨得出來。輕移蓮步。走上階沿。喝住轎夫。不許動手。才放出那嚶嚶鶯聲來。問道。你不是我兄弟張二嗎。那張二聽了。如丈二長的和尚。摸不着頭腦。心想。這位太太珠光寶氣。

的如何認自己做兄弟起來。黑暗裏又瞧不清楚。這位太太的面目。所以光着兩隻眼珠子。卻不敢答應。那位太太見張二不敢答應。便也有些不耐煩了。只見他輕輕地把小蠻靴在地上頓得一頓道。怎麼兄弟你連姊姊都不認了。難道你竟忘記了你還有一個姊姊嫁到河南去的嗎。這一句話才把張二提醒了。不禁想起母親沒有去世的時候。常常提起說有一個親姊姊嫁給一個在本省的候補官兒。後來這候補官改了省往中州河南去了。姊姊便隨同前往。至今音信杳然。那時張二才十六歲。不上一年。母親就去世了。事隔二十年。張二早已把這件事忘記得乾乾淨淨。轉是他姊姊因為張二的聲音笑貌和十六歲的時候一模一樣。所以一聽他罵人的口氣。就斷定這人便是張二。當下張二想着了。才顛着聲音。

問道。你是我嫁在河南的姊姊嗎？若不是姊姊，說起兄弟如何敢冒昧，厮認呢？他的姊姊又問道：母親呢？張二惶恐地答道：姊姊去了一年，母親就沒了。當時也曾照着姊夫開的地址寫信到河南來，那知一連寫了十幾封信，一封也沒接到回信。他姊姊聽了，忍不住用手帕拭着眼淚，含悲說道：我那苦命的媽呀！女兒這一次回來，竟是見不着媽了。總是你女婿不好，到了河南，又上山東，在山東寫信到衡州來，卻也不見回信。二十年從兩人口中，曲曲叙出是好筆法。○買蠟燭却買出一雙姊弟來，而後悟上文描寫蠟燭之一大段筆墨，無一閒筆也。張二見了，便道：姊姊休要張悲傷。兄弟如今也娶了弟媳婦，教他過來見見姊姊罷。娶了媳婦便想不着母親矣嗟乎張二話聲未絕，那知張二的老婆早已抱着孩子在張二和轎夫厮打的時候，已是走了出來，聽了這話，忙轉上前陪笑道：姊姊請裏面坐罷。常言道：

立客難當。咧張二道裏面黑得難受。怎好教姊姊坐你趕快去把油燈點將起來。張二的老婆呸了一口道。你做夢呢。家裏有十天不打燈油了。我又抱着這孩子。在手裏老實說。你就把你那寶貝的蠟燭拔一枝下來。將就用一用罷。蠟燭餘波張二想這話有理。便真個去地下檢起一技來。點着了。火可笑。那火卻只像綠豆般。張二也顧不得了。胡亂的把來放在裏面。桌子上才一面來請他姊姊裏面坐。他姊姊便也嫋嫋婷婷跨得進來。四下一瞧瞧。見那張二家徒四壁的情形。心中卻也明白了八九分。當下坐定。張二的老婆便把孩子睡在舖上了。才來找着了一隻茶杯。斟了一杯半涼不熱的茶。送給他姊姊。喝原來他姊姊在家的時候。就叫做張大姑娘。才把張二排行下去。叫了張二。張大姑娘說。弟婦你不要忙。我們二十年。

不見正好叙叙家常。咧告訴你們得知你們姊夫在山東一帆風順。卻也署過一任知府。不料就在今年任上出了缺。我把那棺柩盤回他的本籍。誰料他本籍連族人都沒有一個。我在那裏舉目無親。才想着回衡州來倚靠母親。誰想你們卻搬了家。連那鄰居也不是以前的舊鄰居了。我訪問了有半個多月。一點沒有蹤迹。不得已才在今天到府衙裏去拜會太尊的太太。蒙那位太太和太尊說了。太尊說你的姊夫也是一位黃堂太守。念在同僚的面上。答應替我派差役四處去尋訪。我才謝過太尊太太出了府衙。正想回西關客寓裏時。因爲天黑。生怕在路上碰壞了人。所以我叫他們買了燈燭。趕路謝天謝地。卻又因爲買燈燭才得遇見了兄弟。如今姊姊是沒有甚麼親人的了。只有你兄弟是母親面上同根一脈。眼

見得你兄弟又弄得這般不濟事。我做姊姊的不來看顧你。還有誰來看顧你呢？明天快到我寓裏來拿銀子去開一家大些的舖子。另外再找一處好好的房屋就用錢來買一所也行。我姊姊便和你兄弟在一塊兒住。你兄弟又已是生了小孩子的了。那小孩子生得肥頭胖耳。往後準定可以有出息的。我姊姊一伸腿你姊夫許多積蓄不是兄弟和我那親侄兒的是誰的。我眼見得兄弟能夠替母親掙氣做一番事業也不枉是我兄弟做了親骨肉一場。巫峽猿啼無此哀慘愈見後文張二之非人說着便從身上摸出許多碎散銀子來道：「這一點是我姑媽給姪兒買果子吃的。這時張大姑娘說一句張二老婆便念一句佛。等到張大姑娘說完話張二老婆早就念了幾百聲佛了一會兒又見了這許多銀子頓時便覺得心頭別別的亂跳忙

道不當人的姑媽，又給這許多銀子給姪兒，生怕這孩子折了草料。張大姑娘正色道：自家骨肉有什麼客氣？弟婦你且收了。時光已經不早，我知道你們沒有預備菜，我也就回寓去吃飯了。明天兄弟到我寓裏來拿銀子，趕快找着了房子，免得我一個單身的寡婦住在客寓裏，許多的不方便。說着便立起身來，要走。張二夫婦挽留不住，只得送將出來。眼見得張大姑娘上了轎，張二又胡亂找了兩枝乾蠟，幫着轎夫點好，插入燈籠裏。此處才將蠟燭結束，綜前後文觀之，有蠟燭爲之貫串，正如人之通身骨節，格格作響，絕無顧此失彼之病。使聖嘆評此書必將曰：蠟燭一蠟燭二矣！一笑。張大姑娘又再三在轎子裏把自己的寓處告訴了張二，教他不要忘了。張二連連答應，看着那二個轎夫抬起了轎子，一聲吆喝，如飛的去了。夫婦兩人，才回到裏面來，坐地張二噓了口氣，道：我的媽，這回才有了指望，不想我張

二。也。有。這。一。天。靠。在。姊。姊。身。上。往。後。起。家。發。迹。免。得。天。天。受。你。老。婆。的。排。揷。了。他。老。婆。早。哎。喲。了。一。聲。道。我。排。揷。你。也。是。爲。的。好。呀。不。要。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罷。說。着。又。把。眼。睛。笑。得。沒。縫。似。的。道。你。姊。姊。看。來。銀。子。定。然。是。不。少。罷。不。過。我。們。往。後。第。一。要。把。你。姊。姊。究。竟。有。多。少。銀。子。先。得。盤。問。出。一。個。數。目。來。第。二。步。便。該。想。法。子。把。你。姊。姊。的。銀。子。都。弄。到。我。們。手。裏。來。你。要。知。道。銀。子。在。別。人。手。裏。究。竟。沒。有。在。自。己。手。裏。的。方。便。咧。張。二。聽。了。暗。暗。點。頭。所以長舌婦可畏也當。下。卻。道。往。後。再。說。罷。你。趕。緊。弄。飯。來。吃。了。銀。子。酒。是。要。打。一。角。來。的。了。張。二。老。婆。嘆。笑。了。一。聲。當。下。果。然。去。打。了。一。角。酒。又。切。了。一。盆。熟。肉。夫。妻。倆。歡。歡。喜。喜。的。飲。酒。食。肉。可。憐。他。夫。妻。兩。個。簡。直。就。一。年。不。知。肉。味。了。所。以。不。消。半。個。時。辰。便。狼。吞。虎。嚥。吃。一。個。精。光。

大吉。那張二索興端起盆子來，用舌尖去舔，連一些肉屑也舔個乾淨。既

今日何必將來總是作者爲反振下文地步耳

這一夜夫妻倆酒醉肉飽，也就歡歡喜喜上床睡覺。一

宿無話。第二天張二果然四處找尋房屋，不久便找到了一宅四進深的

屋子，花三千銀子買了下來，又把門面裝修一過，改成店鋪的式樣。張大

姑娘有的是銀子，便拿出來給兄弟開了一家大雜貨鋪子。畢竟人是個

勢利的動物，從前張二的鋪子是鬼也沒有上門的，如今却貨物也進得

足了，夥計也雇得多了。那主顧竟像潮水一般，每天總是擠得水洩不通。

直把個張二坐在賬檯上面，打那算盤珠兒，打得一個手疼，指痠，衡州城

裏張二的鋪子居然也就出了名。四鄉各鎮來批貨的絡繹不絕。張二這

鋪子不上三年，便賺了有幾萬銀子。這屋子後進，張二便安頓家眷，自然

把正房讓給姊姊睡。那張二老婆更是拍張大姑娘的馬屁。姊姊長姊姊短。叫得應天價響。張大姑娘見兄弟婦對待自己十分恭順。便也毫不疑慮的把丈夫做官刮來的地皮約摸也有十幾萬銀子。一古腦兒都拿來交給了兄弟滿意以爲自己這樣對待兄弟婦。兄弟婦定然會摸出良心來對待自己的自己。又沒有生育一男半女。樂得一切不問吃口現成茶飯。享一享晚年的清福。誰知張大姑娘這個主意卻實在想左了。張二夫婦倆何等的刁鑽古怪。自然要想出法子來擺布張大姑娘了。欲知如何擺布且閱下文。

評曰。語有之。女生外向。我謂此言正未必然。凡爲女子。未有不袒其母族者。以夫族與母族較。真有人盡夫也。父一而已之概。每見今之

勢。豪。其。左。右。半。多。妻。黨。夫。族。之。就。而。謀。事。者。不。及。母。族。之。人。之。易。又。嘗。見。老。而。無。子。者。每。喜。援。其。妻。黨。之。子。弟。以。爲。子。以。是。爭。繼。爭。產。時。見。訟。閱。實。則。當。問。賢。不。肖。不。當。問。妻。夫。黨。也。觀。乎。張。大。姑。娘。之。信。任。其。弟。可。以。憬。然。矣。

人。當。窮。迫。之。際。但。求。溫。飽。而。已。至。於。聲。色。狗。馬。之。好。必。待。溫。飽。而。後。始。克。有。此。奢。望。故。一。線。天。良。繫。於。窶。人。至。若。富。人。財。產。愈。多。則。天。良。之。漸。滅。愈。甚。觀。於。張。二。夫。婦。得。隴。望。蜀。至。不。惜。置。張。大。姑。娘。於。死。地。而。益。信。

第三十二回

闖壽筵羣丐露猙獰

發奇論書生入狎狺

話說張二夫婦用盡了心計把張大姑娘一生積蓄都騙到了手卻又幾次三番用言語去試探張大姑娘知道張大姑娘委實沒有錢了便慢慢地把張大姑娘冷淡起來張大姑娘是個賢德的女人家他以爲既是一家骨肉倒也不在乎那些虛文末節因此便也不把這些來放在心上張二夫婦每天不過買些青菜豆腐給張大姑娘嚼吃自己卻躲在房間裏肥魚大肉的飲酒作樂只不好意思說把張大姑娘攆出去意思裏是想要張大姑娘自己立腳不住了走他的清秋大路便是外頭去幫傭也好做老乞婆也好殺材可殺誰知張大姑娘卻一總也不見他發脾氣因此張二夫婦也就不能借題發揮攆他姊姊走路也是合當有事這一年秋天張大姑娘正在井邊洗他姪兒的幾件衣服洗淨了便想立起身來去尋竹

竿把這衣服晾將起來。誰想還沒有立定身軀，一個倒栽葱，便向地上倒了。下去霎時間，聲息俱無。當時也沒有人瞧見。約摸過了有半個時辰，張二老婆閒着沒事，手裏捧了水烟袋，踱向後面來閒逛。

一個閒逛一個洗衣服相形之下愈見張二老

婆之可殺是作者善於描寫處

一眼瞥見張大姑娘倒在井邊，便走上去踢了他一腳。道：姊

姊，你不高興洗衣服，便放着就是何必又裝腔睡在地上呢。

張二老婆數語毒極作者雖不

明寫張二老婆之悍激而

張二老婆之悍激如見。那知踢了幾腳，卻不見回答。

一則曰踢了幾腳再則曰不見回答嗚呼是固有深恩於

張二夫婦者也

這時湊巧張二也蹶得來了兩個人，便不約而同的都低下頭去

瞧看。卻見張大姑娘口角歪斜，涎沫倒掛，是個中風的模樣。兩人見了這

副情形，知道張大姑娘是不久人世的了，不禁相視而笑。

殺材可殺令人讀之憤慨欲絕作者

筆尖真有鬼矣

當下便由張二到店裏去招呼了幾個夥計，來七手八腳把張大

姑娘扛將起來，卻不扛往張大姑娘原住的那間屋子裏去。另外去把一間一响堆着柴草的屋子出空了，擱起一扇板門來，就把張大姑娘扔在上面，只等他一口氣回不過來，便立刻去弄口薄皮棺材來，把張大姑娘成殮。誰知張大姑娘卻還不肯就這樣死了，隔了半日，忽地悠悠甦醒，只是半身不遂一邊的手足不得動，彈舌根麻木說話也不大方。便張二老婆見張大姑娘沒有死，倒比適才好了些。兒不禁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便蹇過一邊，再也不肯來理會。一任張大姑娘在板門上呻吟，嘶喚卻沒有一個人走近他身子去。連那雇用的老媽子也都領了張二老婆的囑付，誰走近去便教誰滾蛋，可憐張大姑娘一個人嘶喚了直有一日一夜不見有人答應。到了夜裏，有一個老媽子看不過，便悄悄地去弄了一碗

粥來教張大姑娘吃，誰想張大姑娘竟兩手拿不起碗來。那老媽子便喂他喝，好容易喝完了粥。那老媽子又怕被張二老婆知道，所以慌忙抖亂走了。第二天還是沒人來理會。張大姑娘老媽子自然愈見張二夫婦之非人依舊讓張二姑娘一個人在那裏嘶喚。血淚文章可是張大姑娘身體雖不得動彈，知覺卻還沒有全泯。說話雖然不方便，含糊的也說得幾句嘶喚。久了不免發話道：「我的兄弟姊妹呀，你們做做好事罷，來救救做姊妹的。你們不瞧現在也應當瞧瞧以前姊妹交付銀子給你們的時候。張大姑娘這幾句話，原說得不很清楚，誰想卻被一個丫頭聽得一明二白。那些丫頭本來搬嘴弄舌的居多，當下便一五一十去告訴了張二老婆，直氣得張二老婆三尸暴跳，入竅生烟，便走向張大姑娘板門前，戟着手指罵道：我

把你這枉口赤舌的老乞婆，千刀萬剮的老乞婆，誰曾看見你的銀子來。這些銀子都是你兄弟開鋪子賺來的。然則開鋪子又是誰的本錢乎一笑你是嫁出女兒，發出水兄弟好意養着你這老乞婆，倒遭你這老乞婆枉口赤舌誣陷起人家來了。這裏田地房產都是姓張的，那有你這老乞婆夫家的份兒。張二老婆正在喃喃地罵着湊巧，有人在窗外叫道：「你去理這老乞婆，怎的自已氣出病來，倒值多了！休要和這老乞婆一般見識。」張大姑娘一聽時，正是他兄弟張二的聲音。張二聲音偏從張大姑娘耳中聽出妙絕那張二老婆聽了這話，果然回身就走。一路裏卻還是老乞婆長老乞婆短，罵將出去。列位讀者，那張大姑娘畢竟是個血肉之軀，如何禁得起這般氣惱。自然兩腿一伸，嗚呼哀哉，死了。隔了大半天，才有一個老媽子來見張大姑娘，已是嚥了氣，便氣。

急敗壞地來報告張二老婆好一個張二老婆這時正用一枝赤金牙籤在那裏剔牙齒見了這老媽子便啐了一口道死了就死了要你這般鬼張鬼智做甚麼邊說邊依舊剔他的牙齒隔了好一會才懶洋洋地立開身來下樓一告訴丈夫二打發夥計三買棺材四就張大姑娘隨身衣服五裝進了四塊松板六一陣敲釘聲響便蓋了棺材七霎時間便教人抬去埋葬在義塚地上完事八○至此而張大姑娘一棺附身萬事都已矣烏乎當下張二夫妻倆歡歡喜喜辦完了張大姑娘的喪事如此忍心而大書特書曰辦元喪之喜喜睡覺此處曰歡歡喜喜辦喪事兩相比較固令讀者有滄桑之感○辦喪事上面忽安歡歡喜喜四字辭嚴義正是春秋筆法從此便拔去了眼中釘坐享這幾十萬的產業好不得意這大概是老天獎勵人類的作惡罷張二不但時來運來那雜貨舖子賺錢越賺越多更

兼他的一位寶貝兒子張廷璧，竟是讀書中了舉子。從此張二以老封翁的資格，居然也在地方上充起紳士來。那張廷璧幾次會試不第，好在家裏有的是錢，便索興花了錢，捐了一個同知銜。在衡州地方頂兒翎兒的，自然有時也不免要干與干與人家的詞訟。那位知府因爲敬重他是斯文一脈，四字可笑所以倒也和他稱兄道弟，往來得十分熱鬧。有一年剛值張二七十歲的整生日，由此開逗入下文天衣無縫張廷璧孝思不匱，與斯文一脈句同一句，法我讀之幾欲失笑便大搖大鼓，替他老子稱觴做壽起來。那紅帖子便像蝴蝶般滿城價亂飛，連那些地甲丐頭都得了份那些地甲丐頭不免七拼八湊來送壽禮。到了正日這一天，正是說不盡的繁華熱鬧。連那知府都來登堂祝嘏。當着張二叫老伯張二想着以前在府衙前照牆背後開雜貨店的時候。

正是恍如夢寐一般。想到這裏不禁掀髯微笑。不知想着張大姑娘否。誰知這時卻惱了一個人。你道這人是誰。便是我上集書中所說的那個洪大全。那洪大全見張家紅帖亂飛，只是忘了自己不禁心裏有些不平起來，便悄悄地去招集了衡州城裏的許多叫化子。這些叫化子平日都靠洪大全不時的周濟。周濟他們才得過活，所以一聲聽說洪大爺有令，便忙不迭的齊集在洪家門口外面。那些洪家的左鄰右舍看洪大全玩世不恭的神氣也早已看慣了，所以倒並不爲奇。只見洪大全衣冠濟楚的走了出來，高聲吩咐衆多叫化子道：「今天我帶你們吃壽酒去，你們儘管放着膽子，有酒就喝，有菜就吃，務必和你們平日吃那殘羹冷炙時一般的高興。千萬不要怕鬧出事來，有我洪大爺在着，衆多叫化子轟雷也似答應了一

聲道洪大爺說那裏話來這有吃有喝的事情我們還有不高興的道理嗎常言道天坍的事情自有長人來頂你洪大爺是何等樣的人決不會騙我們的弟兄們大家放了心跟洪大爺走罷洪大全見衆多叫化這樣說正合了他的脾胃便大搖大擺的在前引路一個家人捧了一個草紙包也不知道裏面放着甚麼東西只緊緊拿了跟着洪大全這一干人浩浩蕩蕩轉灣抹角洪大全說一聲到了衆人抬頭看時原來就是張二的府上只見門前高高的一座牌樓用五彩的綢子紮成從大門一直到內室四進屋子沒一間不裝飾得花團錦簇出出進進的客人不知其數粗細樂人更番奏樂好不威風洪大全卻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便舉步闖了進去衆多乞丐也一哄相隨門首幾個當差的正要攔阻時卻被洪大全

圓。睜。雙。目。大。喝。一。聲。道。這。都。是。我。洪。大。爺。的。朋。友。誰。敢。攔。阻。這。一。聲。不。打。緊。嚇。得。那。些。當。差。的。屁。滾。尿。流。滾。向。一。邊。再。也。不。敢。出。頭。了。這。裏。一。干。人。便。亂。哄。哄。都。擠。到。了。大。廳。上。只。見。那。洪。大。全。向。張。廷。璧。拱。了。一。拱。手。道。今。日。尊。甫。壽。辰。小。弟。拜。祝。來。遲。望。乞。恕。罪。又。吆。喝。了。一。聲。道。家。人。何。在。快。把。我。洪。大。爺。的。壽。禮。呈。給。張。大。爺。過。目。那。家。人。在。旁。噤。了。一。聲。便。把。捧。的。那。草。紙。包。兒。打。了。開。來。張。廷。璧。忍。不。住。用。眼。睛。瞧。時。卻。原。來。盡。是。些。一。枝。一。枝。的。小。紅。蠟。燭。耳。朵。裏。又。聽。得。洪。大。全。哈。哈。大。笑。道。語。有。之。君。子。不。忘。其。舊。張。兄。的。尊。甫。由。此。起。家。小。弟。怕。張。兄。忘。了。所。以。特。地。送。這。個。東。西。來。提。醒。張。兄。一。聲。人。家。說。秀。才。人。情。紙。半。張。小。弟。和。張。兄。都。是。讀。書。人。看。小。弟。這。副。人。情。卻。要。比。紙。半。張。豐。富。多。了。說。罷。又。是。一。陣。哈。哈。大。笑。

上文方以爲蠟燭二字業

已結束矣。不謂此處重又提起文章之妙。真匪夷所思。

這一席話直氣得張廷璧發昏。章第十一半晌說不出話來。洪大全回頭一瞧。見大廳上十幾桌筵席。卻已擺設齊全。便又向張廷璧拱了一拱手。道：「聖人說肥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小弟竊師其意。所以另外邀了一班朋友來此叨擾。張兄的盛筵說着。又一仰脖子。向着衆乞丐道：『你們大家不用客氣。就請坐下罷。衆多叫化。巴不得這一聲便發一聲喊。頓時就把十幾隻桌子坐滿了。也不用主人勸酒。竟自五魁八馬亂喊起來。那闐闐之聲。上震屋瓦。嚇得那些賀客一個個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張廷璧幾乎把肚子都氣破了。又因爲洪大全是個著名的搗蛋。大家也不能用官力去壓迫着他。當下便索性躲在一旁。讓他們鬧。洪大全和衆多叫化子鬧了大半天。洪大全又借了酒醉爲名。嘔

吐得中間供着壽星的桌子上不可嚮邇才一哄而散這一天張二父子
倆一團高興都被洪大全一個人鬧翻了賓客更誰敢前來多事頓時便
鴉雀無聲大門裏捉得出鬼來只賸下幾個家人在那裏收拾洪大全雖
然做下了這件大快人心的事可是張廷璧父子直恨得牙癢癢地怨毒
人甚矣哉洪大全此舉固不可爲訓也可是一時只恨抓不到洪大全的錯處便四下派人打聽
只要有什麼瞧在眼裏便立刻借題發揮教洪大全死無葬身之地你想
洪大全是個佯狂玩世的人那一隻嘴又是沒遮攔慣的甚麼話都會嚼
念出來也是合當有事這時剛值兩廣地方旱災災得不亦樂乎盜賊更
如毛而起那些官廳卻還是不顧民間疾苦一味價只是橫征暴斂眼見
得大亂就在目前洪大全一肚子牢騷鬱勃之氣無從發洩一天喝了幾

杯酒便盪到茶館裏一個人拍着桌子大聲道那些王八蛋正不知安着甚麼心眼茶博士不知就裏還道是因爲自己招呼不週到得罪了洪大爺咧忙上前陪笑道洪大爺不要生氣有話好說洪大全斜乜着一雙眼睛道你懂得甚麼我罵的是那些做官做府戴着頂兒翎兒的王八蛋茶博士伸了伸舌頭道這個話也只有你洪大爺可以說要是我們說了便須吃不了兜着走呢洪大全嗜了一聲道我洪大爺罵定了他們看他們敢怎樣他們以爲做了官就沒人敢罵了我看他們文官只知道玩小老婆武官只知道抽鴉片煙國家的大事卻一點都不管烏乎洪大全之言今日固猶是也然安得復有此人效灌夫之罵坐哉茶博士低低的笑道洪大爺的話真有意思洪大全見茶博士都贊成他的說話便越發興高采烈搖頭擺尾的說道錢是人人愛的就

是。高。坐。在。北。京。城。裏。的。皇。帝。老。子。他。爲。的。是。什。麼。呢。無。非。也。是。爲。的。那。幾。個。牢。什。子。的。錢。罷。了。你。看。現。在。荒。年。荒。到。這。樣。那。些。大。人。老。爺。們。還。是。拚。命。價。弄。錢。暗。地。裏。弄。了。錢。不。算。還。要。明。火。執。杖。的。弄。老。百。姓。們。的。錢。不。管。你。是。荒。年。也。好。熟。年。也。好。他。們。只。管。張。開。了。口。說。這。樣。也。要。抽。稅。那。樣。也。要。完。課。我。看。倒。不。如。老。實。些。抽。人。丁。稅。的。好。每。一。個。人。納。幾。多。稅。……洪。大。全。說。到。這。裏。便。又。問。那。茶。博。士。道。你。讀。過。書。沒。有。茶。博。士。笑。道。小。人。家。裏。沒。有。錢。從。那。兒。讀。書。去。沒有錢便不能讀書乎怪今日中人以下俱覺額和告謂無力培植其子弟也洪。大。全。道。你。不。讀。書。的。自。然。不。知。道。在。明。朝。末。了。大。人。老。爺。們。刮。了。多。少。地。皮。弄。來。的。錢。卻。給。李。自。成。打。破。了。北。京。城。一。陣。子。夾。棍。一。陣。子。皮。鞭。乖。乖。地。自。己。雙。手。獻。將。出。來。了。我。看。今。日。也。得。有。個。李。自。成。出。來。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

人之身才好。不過話又說回來了。那個時候怕北京的皇帝連龍庭都坐不穩了。啊。

大全力氣隱然有革命之志其投效金田非偶然也

茶博士見大全越說越不成話了。便悄悄地溜在一旁不敢再和他兜搭。大全見沒人理他。一倒頭便伏在那桌子上睡着了。大全這一番說話是酒後之談。及至酒醒也就完全忘卻。誰想卻有個人也在一旁喝茶。都把來記在肚子裏。這人正是張二父子。派來監視洪大全行動的人。便忙忙地來告訴了張廷璧。張廷璧也就急急坐了轎子來拜會。知府把以上洪大全一番說話一五一十都述了一遍。又說眼見得這洪大全是個大逆不道無父無君的賊子。太尊若不重的辦他一個罪名。那些謀反的叛逆越發要肆無忌憚了。知府點頭道。

老兄說得是不過。這案子卻不能算是兄弟的訪案。非得要個原告出面。

來控訴這案子。再也不敢結實。張廷璧道：「這個容易。小弟就算原告。立刻補稟帖進來。便了。知府道：「最好請你老兄再糾合幾個耆老公同來。案首告他們。有鬍子人說的話。總覺得有效力些。」風月場中則爭充年少是非場中則爭充年老是誠不可解之習慣張廷璧道：「太尊說得是。當下便作別回去。連夜繕了一張稟帖。又用錢買通了幾個老而無恥的耆民。把稟帖趁知府坐晚堂的時候遞了上去。知府是預先說好的。那有不准之理。只見他把驚堂木拍得鎮天價響道：「這還了得。當下不由分說。立刻標了朱籤。派幾個差役飭拘洪大全。本府在堂上立等回話。又吩咐你們。要是得錢買放時。須要小心。你們狗腿。」此句亦不可少。蓋洪大全係富家子。祇須賂差役以金錢。獄即可少。緩須臾。一補此語。差役乃無所施其技。那洪大全好似睡在鼓中一般。如何曉得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呢。所以不費吹灰之力。就給衆差役把鐵索

向頭頸中一套拖了就走不消半個時辰便送到衙門裏來只聽見一聲道洪大全帶到那些站堂的差役便齊聲發喊這個發喊的意思是給一點威風給犯人看好教他懼怕好從實供招的意思原是前清的陋習忙百中偏有此開筆這也不用細表且說洪大全當堂站定躬身施禮道不知太尊呼喚晚生有無吩咐晚生自問並沒犯罪爲甚適才那些差役如捕江洋大盜一般腳不點地的把晚生拿捉得來不知晚生究竟身犯何罪還求太尊指示這一問倒把知府問住了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評曰果報之說渺茫難信每見有作惡多端而門閥轉昌盛者張二夫婦之昧良讀者盡爲髮指不謂其子幹蠱居然亦博得一孝廉天道無知可爲一嘆此所以作者大書特書曰這大概是老天獎勵人

類的作惡罷云云也。

中國聖賢學說多偏於消極的時流每詬病之然有時亦復具有至理譬如洪大全之戲弄張二父子快心固快心矣然有悖於明哲保身之義也蓋人苟取快於一時而不瞻前顧後者積久必災及其身蜂螫且有毒毋寧稍存忠厚之心遠而避之也

第三十三回

洪秀全避禍走荒村

馮雲山遭擒羈縣獄

話說那知府見問連聲冷笑道本府拿你到此自然有拿你的理由你看這不是人家告你的稟帖嗎說時颺的一聲便把那稟帖擲向公案下面

道你自己去瞧洪大全便彎腰拾將起來從頭至尾看了一遍道太尊明見這大逆不道的罪名是要砍腦袋的如何可以輕易首告如今先請太尊問一問這來案首告的人他究竟有甚麼證據若是但憑空話沒有憑據那時可不要請太尊反坐他一個誣告的罪名咧洪大全說時自仗沒有甚麼把柄落在人家的手裏所以覺得理直氣壯態度很閒逸的立在一旁其如專制時代之但知壓迫不問曲直乎那知府聽了果然問那自稱耆老的幾個人道洪大全的話你們聽見了嗎你們告他大逆不道究竟有什麼憑據呢那幾個自稱耆老的人原是張二父子串將出來的早就由張廷璧教好了他一大篇供詞所以見問便不慌不忙的說道洪大全說這一番說話時是在茶館裏有茶博士可以做見證只求大老爺作主把那茶博士傳來便

可以知道我們來出首洪大全委實不是誣告知府聽了點了點頭便立刻又出了籤把那個茶博士橫拖倒曳拖到當堂喝聲跪下茶博士真個直僵僵的跪在地下那知府欺茶博士鄉愚無知便把驚堂木拍做一片聲響道你把洪大全在你們茶館裏如何誹謗皇上說那大逆不道的話一一從實講來若有半句支吾仔細你的狗腿說罷又把驚堂木在公案上拍了一下那茶博士便供道讀者至此爲洪大全捏一把汗矣小的在茶館安分營生這位洪大爺是每天來喝茶的茶客小的卻沒有聽見他說甚麼至於洪大爺和旁人說話小的沖開水要緊也沒有功夫去過問大老爺在上這是小的真話不敢誣陷洪大爺說時便碰了一個頭這茶博士一番說話不打緊卻說得那幾個耆老目定口呆想不到這茶博士居然會替洪大全

包。瞞。起。來。那。知。府。也。事。出。意。外。可。是。眉。頭。一。皺。卻。又。計。上。心。來。道。本。府。看。你。這。廝。賊。頭。狗。腦。也。決。不。是。好。人。諒。來。定。是。和。洪。大。全。一。黨。不。打。如。何。肯。說。左。右。快。與。我。拖。下。去。結。實。的。打。茶博士事不干己如何肯熬刑而不說實話這。時。左。右。差。役。聽。見。本。官。吩。咐。如。狼。似。虎。便。將。茶。博。士。拖。翻。在。地。舉。起。板。子。向。他。下。三。路。打。來。這。一。頓。打。直。打。得。茶。博。士。皮。開。肉。綻。鮮。血。直。流。只。聽。得。他。殺。豬。般。喊。着。大。老。爺。救。命。五。字。卻。始。終。沒。有。說。願。供。兩。字。打。了。一。會。知。府。才。教。停。住。又。問。他。招。不。招。只。見。那。茶。博。士。連。連。叩。頭。道。大。老。爺。在。上。洪。大。爺。是。小。的。恩。人。小。的。家。有。老。母。沒。吃。少。穿。多。虧。洪。大。爺。救。濟。才。不。致。餓。死。小。的。一。來。受。了。洪。大。爺。的。深。恩。二。來。洪。大。爺。委。實。沒。說。甚。麼。小。的。若。是。但。願。目。前。皮。肉。痛。苦。胡。亂。供。了。些。什。麼。話。天。地。也。不。容。小。的。大。老。爺。能。開。恩。

固好若是不能開恩就把小的打死了小的也是這般說

人死了如何還會說話氣急語如畫

至此處始恍然於茶博士之廻護大全以平日受大全養其母之深恩故佛家所謂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善人固不可爲而可爲也

洪大全在旁再也忍

不住了便冷笑道天下斷沒有被告因爲沒有供詞卻先把證人嚴刑逼

供的道理太尊你就是偏袒原告卻也不可過露形迹須防太尊上司還

有臬憲藩憲撫憲咧

洪大全說話不肯讓人是召禍之道

這幾句尖酸刻薄的話鑽進了那知

府的耳朵不由知府不打了一陣寒噤只得趁此收篷吩咐把洪大全收

禁起來茶博士飭回候再傳訊可憐那茶博士無緣無故捱了一頓板子

聽了這話便一癩一拐趔下堂階去了洪大全見知府不由分說竟把自

己判令監禁心頭不免火起正想用言語來挺撞那知府時誰料那知府

已是拂袖而入衆多差役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刻簇擁大全關入牢

裏直把個大全氣得七竅生煙。這裏大全的家屬自會派人前來打點。好在大全家裏有的是錢。上上下下。一使費也就毫不覺得痛苦了。那張廷璧自然也在計畫。想置洪大全於死地。出那一口惡氣。可是那個茶博士不肯實供。眼見得無憑無據的事情。知府就是實心肯幫忙。也沒有根據。可以定案也罷。且多送些錢給知府。教他。只是把洪大全關着不放。任憑你洪大全遞稟帖。只是給你一個不瞅不睬。且關一天。是一天。似這們關了有半年之久。洪大全知道這事情在府裏再也不能解決的了。便派了一個家人到省裏上控去。又在撫臺衙門去用錢託了裏頭的一個文案。幫着大全在撫臺面前說話。撫臺便另外委了一名候補知府到衡州來專審這件案子。那衡州縣知府見再捺也捺不住了。便把一應卷宗交給

委員查閱一過發票傳人定期審問誰想那幾個耆老怕事情鬧僵不免要弄個誣良反坐的罪名在身上所以嚇得都不敢出頭到了審問的這一天只有那見證的茶博士卻依舊投案候訊委員細細的一盤問他時那茶博士的口供還是和上次一樣矢口不移委員一傳原告卻又沒人到案這明明是有人和大全結下冤仇所以才出首告他的到此地步案情業已明白便把洪大全從監裏提上堂來向他說道你這件案子業已審問明白你的確是冤枉的現在放你回去你回去須好好安分讀書切不可再出言不謹以免再有人來誣陷你洪大全唯唯應是又請委員根究那自稱耆老的受了何人唆使膽敢來案誣告那委員聽大全這般說卻沈吟了半晌道本委員因急於要回省復命不能在此多耽擱你既是

這般說，我便把你的話，疊成文卷，移交本府和你根究。便了說罷，便吩咐退堂。當晚也就回省復命去。訖洪大全知道委員去了，那知府是和張廷璧一鼻孔出氣的。這誣告的案子，便是催也沒用，不如就此罷休，便也懶怠再遞稟帖了。文章可省則省，所以免拖沓也。洪大全自從經了這一次挫折，那一番狂態不免稍稍收斂了些。便在家裏杜門讀了好幾個月的書，有時興到不免喝一陣酒，到了酒酣耳熱的時候，便一個人估量道：「眼見得現在的官場，只不過交給勢豪刻削小百姓，只要碰在他的逆鱗上，就不問你冤枉不冤枉，要殺要剛，兀是隨他們的便。在這種暗無天日的情形之下，我們念過幾年書的人，須要想法子聯合志同道合的朋友起來，替小百姓打抱不平，才是想到這裏，便停着酒杯，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大全閒居無事。」

一天到晚也不知要把這個主意顛來倒去，價嚼念多少遍數。自此便到

處打聽那裏有這種懷抱大志的人，想和他聯絡，以便共謀大事。由此折入正文方不

元果然有志者事竟成，不多幾時，便被。他打聽得洪秀全、楊秀清、一干

人在廣西省桂平縣金田村地方創立保良攻匪會，招納亡命潛謀起事。

洪秀全等之蓄異志，洪大全在湖南且聞之矣，想見保良攻匪會之革命已成，公開之秘密而鄭神琛獨排衆議以釋洪秀全，乃愈見其糊塗昏聩也。洪大全聽見

了這個話，直弄得跳將起來，便不再耽擱，把家裏的事情處分停頓，身上

帶了幾百兩銀子，一肩行李，動身往金田村而來。在路曉行夜宿，也就毋

庸細表。這一日到了金田村，洪大全也不落客店，徑自問明保良攻匪會

的地址，投奔前往。誰知來得真不湊巧，這天剛值洪秀全在桂平縣裏釋

放回來，自己也知道行迹太露了，此刻羽毛未豐，又不能立刻起事。三十

六著走爲上著不如先往那裏暫時避一避風頭再說正在議論紛紛的時候那洪大全便闖到來了門上通報進去洪秀全因爲吃了一次虧生怕又是甚麼人喬裝改扮來探聽虛實的所以雙手亂搖連說不見那通報的人回覆了大全那大全是有脾氣的人如何忍耐得住便揪住那看門的喧鬧起來卻幸虧有此一來才驚動了裏面的石達開走將出來喝住了看門的兩下裏卻是熟人這才握住手哈哈大笑石達開把洪大全往裏面一讓便介紹和洪秀全楊秀清一千人相見那洪大全卻上前一手攙住了洪秀全道這位就是洪兄嗎我們不但是五百年前共一家就是名字卻也有些相像若不是天緣湊合怎會千里相逢說罷又是一陣哈哈大笑我云然秀全見大全生性爽直便也十分歡喜大全又問道小弟

在衡州就聽得人說洪兄禮賢下士和三代的周公一般握髮吐哺。可是今天小弟慕名而來爲什麼門上卻又這般的留難呢。曾玉珩笑道大全兄你有所不知我們這一位洪兄真叫做驚弓之鳥望月而飛他剛正吃了一位客人的虧受了好幾時無妄之災今天見大全兄來的這般突兀如何不要教他起疑呢。曾玉珩說時便把秀全這次被桂平知縣騙進城去加上一個謀反的罪名幾乎不送了性命這一番情節都告訴了大全。大全慨然作色道那幾個狗官真是死有餘辜動不動就說人家謀反去拍滿洲狗皇帝的馬屁只把小百姓的頸血去染紅他的頂子我們大家往後不得志則已要是得志了就非把這些狗官殺一個斬草除根不可。小弟這一次若不是也吃了狗官的虧何致於也在衡州城裏站不住腳。

離鄉背井來訪洪兄呢。說到這裏，便把自己如何和張廷璧開頑笑。張廷璧如何設計陷害自己。這一番情節說了一遍。說到衆多叫化子在張廷璧家裏叫囂跳突的情形。洪秀全一千人聽了，不由得都哈哈大笑。那蕭朝貴一發跳上前來，握住了洪大全的一隻手，道：「我的哥哥，你怎麼想得。出這種法子來處治那鳥男女。要是換了我老蕭，卻還不耐煩和他們斯斯文文的。只要把張二和張廷璧父子，每人賞他一刀，一個豈不更覺爽利些。」蕭朝貴這話說了，衆人便一發大笑起來。當下石達開又把洪大全的歷史隨意又說了些。衆人對於洪大全，不由得愈加敬愛。秀全便吩咐擺酒替洪大全接風。席間秀全便又提起說：「自己在这金田村裏，耳目衆多，很不方便。打算另外找個地方暫時躲避一下。子這保良攻匪會裏。」

的事務便一古腦兒交給楊秀清、韋昌輝、曾玉珩三位兄弟管理。且待我們瓜熟蒂落的時候，再作道理。不知諸位意下如何？馮雲山道：「事到如今，也是沒法。不過怕躲避在旁的隱僻，所在反而比金田村更不妥當。因爲金田村畢竟是我們的老巢，萬一有什麼一差二錯，我們還可以招呼衆人救應。洪兄要是脫離了這老巢，怕更容易遭人暗算。所以第一件我們先要把這地點商量妥貼，才是。」

馮雲山老謀深算，自是題中應有之義。

馮雲山語聲未絕，只見

座中跳出一人來，道：「只要洪兄肯跟我跑，便是銅牆鐵壁，我也有本領把他踹成平地。」馮雲山瞧那說話的人，恰好是秦日綱。馮雲山便搖了搖頭，道：「我也知道你秦大哥的本領了，得不過這事情不是可以專講意氣的。洪兄的性命關係我們一會的前途，古人說：『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千萬

不可冒失才是正理。

文章至此乃故作一頓絕

秦日綱生平的脾氣就是一個不服氣。

如今見馮雲山打斷了他的話頭，便越發急得額上的汗珠比黃豆還大。嚷道：「人家的話還沒說完，又被你剪住了。我且說一個地方給你聽。你瞧洪兄住在那裏，再會有危險，不會馮雲山見他氣得這般模樣，不覺好笑起來。道：『你說你說。』秦日綱便疊着兩個指頭道：『鵬化山下的鵬化集是我老秦第二個故鄉。我在那裏鼻子裏哼了一哼，便可以嚇得一般鄉民屁滾尿流，有什麼緩急的時候也可以教他們替我出死力。洪兄要是肯在那個地方躲避，包你萬無一失。』馮雲山在鵬化集地方業已領教過秦日綱的威風的，了知道秦日綱這話倒不是假的，便回過頭來問洪秀全道：『洪兄，你瞧那鵬化集可好？』秀全也點頭道：『很好。』馮雲山便向秦日綱道：『那』

麼就派你保護洪兄居住。鵬化集倘有半點差池，你便揪你自己的腦袋來見衆弟兄。秦日綱見洪馮二人居然採用了他的主張，十分得意，也不暇細聽。馮雲山說些什麼話，便抖開大袖說了一聲，得令引得圍座的人都笑了。好整以暇藉見作者功力洪秀全當下決定避往鵬化集，便把一應保良攻匪會裏的事情託了衆多弟兄派楊秀清做主帥，掌理全會一切事務。派韋昌輝管理錢糧，派洪大全掌管文書，派蕭朝貴操練士卒，派曾玉珩招待賓客。又派石達開、馮雲山二人往來兩廣，秘密聯絡各種會黨，以及明白事理的綠林預備。將來一旦起事，聲勢格外雄壯些。諸事分撥停當，席散之後，秀全也就不肯停留，把妻子賴氏託了妹子宣嬌和朝貴夫妻倆照管自己收拾收拾帶了秦日綱，飄然向鵬化集而去。看官見着洪秀全這一

去便須等金田村羣雄起義之後派人去迎接前來時再行在書中出現的。了。表。過。不。提。且。說。秀。全。去。後。楊。秀。清。韋。昌。輝。洪。大。全。曾。玉。珩。四。人。便。同。德。一。心。管。理。這。保。良。攻。匪。會。裏。的。一。切。事。務。嗟乎太平天國諸人何爲僅可共愛患而不可共安樂哉當金田起義之初楊韋二人固同德一心也然其後鼎定金陵宜若可以囊括宇內矣而楊韋之內訌以起太平天國之亡於不能同德一心是故我於此處略同德一心四字我心乃滋痛焉蕭朝貴。每。天。操。練。士。卒。也。十。分。認。真。不。消。半。月。之。久。操。練。得。一。千。會。衆。個。個。精。神。飽。滿。這。一。天。蕭。朝。貴。下。操。回。來。正。陪。着。他。夫。人。洪。宣。嬌。閒。話。忽。地。一。個。小。厮。上。前。垂。手。稟。道。楊。大。爺。有。請。朝。貴。不。知。何。事。便。急。急。忙。忙。趕。向。前。邊。來。只。見。楊。秀。清。韋。昌。輝。洪。大。全。三。人。坐。在。一。間。屋。子。裏。愁。眉。不。展。當。地。立。着。一。個。當。差。的。蕭。朝。貴。認。得。此。人。正。是。跟。着。馮。雲。山。出。門。去。的。忙。問。他。道。馮。大。爺。怎。麼。不。回。來。光。是。你。一。個。人。回。來。了。呢。楊。秀。清。歎。了。一。口。氣。道。又。

出了岔枝兒了。我們這位馮大爺又被桂平縣裏拿得去了。所以這當差的便回來報信。蕭朝貴便細細盤問那當差的。原來馮雲山自從別了衆人便同了胡以光一同進城住在胡以光家裏。馮雲山的意思是預料將來金田村要是一朝起義。那桂平縣城池當然在必爭之列。所以第一步要在桂平城裏先下些種子預備將來可以做內應。所以在桂平城裏才住了不多天便出來在茶坊酒肆裏閒逛。想借此結識些異樣人才。他也知道自從秀全出了事之後不能明公正氣的到處說教了。所以只能暗暗覷機會下手。這天他帶了幾兩碎散銀子便走向街坊之上也是合當有事才走不到一箭路便見當街圍了一大羣人擋住去路。裏面卻有人在那裏爭論馮雲山一時爲好奇心所動便也向人叢裏捱身進去。卻見

一個盤着髮辮，身穿一件油光垢膩的布衲襖，人一手揪住一個，穿着半舊湖縐夾衫，像個念書人模樣的人，口裏又嚷道：「你不賠我擔子，便休想脫身。」那念書人便陪笑道：「這這這就叫做無心之過。古人說得好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況且今天我這過失，還是無心的呢。」是個念書人聲，口酸得可笑。馮雲山見這人和那些粗人咬文嚼字，不覺暗暗好笑起來，欲知兩人何事爭鬧，且闕下文。

評曰：洪秀全入獄之後，便須接寫馮雲山入獄。然作者猶恐讀者病其重複，乃中間夾寫一大段洪大全之歷史，所以變換讀者之眼光也。然而未寫馮雲山入獄，卻偏先寫洪大全入獄，是欲避相犯而又故意相犯。文章可謂極俶詭之能事，且寫馮雲山入獄之後，又須接

寫。章。昌。輝。入。獄。讀。者。試。觀。洪。秀。全。洪。大。全。馮。雲。山。章。昌。輝。四。人。之。入。獄。其。文。章。之。章。法。各。各。不。同。而。尤。以。寫。章。昌。輝。入。獄。一。段。結。構。爲。最。佳。匠。心。獨。運。尚。知。作。者。之。經。營。慘。淡。也。

第三十四回

相逢狹路良友解囊 排斥異端腐儒訓子

話。說。馮。雲。山。正。想。往。街。坊。上。閒。逛。不。料。在。半。路。上。卻。見。有。兩。人。廝。打。一。人。敝。衣。草。屨。是。個。下。等。人。一。人。長。袍。短。套。是。個。念。書。人。兩。人。嘴。裏。都。在。那。裏。嚷。叫。只。是。各。人。訴。說。各。人。的。理。由。馮。雲。山。聽。了。半。天。卻。始。終。沒。聽。出。爲。了。甚。麼。事。他。們。倆。才。這。樣。拉。拉。扯。扯。起。來。的。忍。不。住。便。問。旁。人。那。旁。人。倒。也。是。個。心。熱。嘴。快。的。便。告。訴。他。道。這。穿。長。衣。服。的。是。個。念。書。人。叫。做。張。仁。一。又。

姓張

這張仁旁的倒沒有甚麼只是眼睛近視得利害五寸之外看起來就像雲裏霧裏似的今天也不知從那裏來在街上僵僵着走路不想當街卻睡着一條黑狗在旁人自然會避讓過了這狗的惟有這張仁因爲是近視眼所以絲毫沒有覺得一腳踹去卻在那黑狗的肚子上踹個正着湊巧那黑狗脾氣兒又格外壞狗亦有脾氣耶爲之失笑只聽得虎吼了一聲張開了血盆大口便往張仁小腿上咬去幸虧張仁衣服穿得還不薄所以沒有吃大虧只咬破了一條夾袴可是張仁雖沒有咬傷他這一個驚嚇也就吃得不小說時遲那時快一個倒栽葱便向街旁撞去也正是無巧不成書旁邊恰又停着一付餛飩擔子那賣餛飩的正低着頭用餛飩皮裹那餛飩兒咧他目不旁睻裏得起勁誰想半空裏會撞下這位瘟神爺來只

聽得豁。瑯瑯一聲。那付餛飩。擔便天崩地塌般的倒了。下去不消說。鍋兒。碟兒碗兒。在石頭上撞做幾百片。就是那一尺盆的肉餡兒也盡數傾入。路旁的爛泥漿裏。真合着一句俗話叫做肉泥是肉餡和爛泥不分的了。

作者叙此等小事亦復神采奕奕且涉筆成趣使讀者眉飛色舞而不自覺

馮雲山聽了這話才明白了兩人所以在

那裏嚷一個說你非賠我擔子不可一個說這是無心之過原來是恁地

馮雲山平日用錢本很散漫

天下凡成大事業者用錢本有不散漫徒守財虜為之

漫二字者是則殆矣

當下便忍不住上前用手臂格開了兩人道你們不必扭揪有話

好說那賣餛飩的見馮雲山氣字軒昂倒也不敢違拗只得放了手氣喘吁吁的訴說他一番冤苦馮雲山忙擺手道罷了罷了你不說我都已明白了又回過頭來問那個張仁道依這賣餛飩的主意想教閣下賠他的

擔子閣下意。下如何。我看這種小本經紀的人也是很苦的。閣下既無心的撞了他。一撞便掏摸腰包。賠他幾文也未爲不可。省得在此爭論了。那張仁見馮雲山這樣說。不禁面紅頸赤。便囁嚅着道。不瞞尊兄說。小弟一寒至此。囊空如洗。何從得錢以填。若輩無窮之慾。壑聖人云。君子固窮。小弟弟忝爲君子。便被窮字所累。尊兄吩咐其如力不從心。何馮雲山見這張仁酸氣冲天說話的時候。之乎者也。幾乎不笑出聲來。正要開言時。不料那賣餛飩的卻又揎拳擄臂起來。道。不要臉的東西。你沒有錢。你便走路。不必闖禍。啊。誰叫你走路。這般東倒西歪的撞壞了東西。便老着臉說。沒錢。誰叫你這瞎了眼的狗子。不先問了。問價錢。再闖禍的呢。馮雲山便攔住了他。道。他是斯文人。你也不必難爲他了。我只問你這付擔子。要他。

賠多少錢才肯放他過去呢。那賣餛飩的掄起右手的大拇指來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新置這付擔子的時候，買碗、盞、配鍋、杓、一古腦兒便花了有三兩銀子。如今他賠不起……賣餛飩的還沒把話說完，早被馮雲山截住道：「既是三兩銀子，那還容易說時，便探手從衣裳裏掏出一錠銀子來道：「他沒有錢，我便替他賠了，你拿了去好好的再置一付新的罷。那賣餛飩的把銀子接到手裏，頓了一頓，估量這銀錠足有五兩重，便眉花眼笑地謝了，又謝自行，覓過一旁整理他。被張仁撞倒的擔子去了。這裏張仁見馮雲山替他賠了擔子，不覺又慚愧，又感激，便向馮雲山兜頭一揖道：「無端要尊兄破鈔，是誠感不絕於予心矣。」迂腐聲口爲之噴飯馮雲山慌忙答禮道：「閣下說那裏話來，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馮雲山亦自可人。區區小事，何

足挂齒閣下若不嫌棄我們就在酒樓上喝他三杯不知閣下能否賞光
那張仁估量自己沒錢不好意思再吃馮雲山的便推託着不肯跟了就
走禁不得馮雲山再三相勸張仁平素原也是貪杯的酒徒嘴裏雖說不
敢不敢腳底下卻漸漸的活動了語云貪嘴怕面光張仁有焉然而兩人便就近
踏進了一家酒樓揀副僻靜的座頭坐下馮雲山便向酒保要了一斤酒
又教揀瘦的肉用大盆切一盆來上文寫茶博士此處又寫酒保相映成趣看作者寫酒肉時大有水滸傳氣息兩人便
開懷暢飲起來那張仁起初還客氣後來酒吃得有三四分了便也自斟
自酌不關虛文了作者寫張仁便活是一個腐儒馮雲山豈是個肯拿銀子結交腐儒的人
當下便乘機把耶穌教的一番教理演說給張仁聽列位看官馮雲山肯
掏自己的腰包來替張仁解圍已是教張仁心悅誠服敬重馮雲山好似

天人一般的了。如今禁不住馮雲山又用粲花妙舌把他的一番大道理說給張仁聽。憑你張仁平日抱了四書五經說甚麼攻乎異端說甚麼昌明聖教到此地步也不由他不拋棄了。從前所信仰的來信仰馮雲山了。這一頓酒肉吃罷張仁便已相信了五六分。曰：不白十分而五六分妙。馮雲山又留心打聽張仁家庭的狀況。正是問者有心答者無意。馮雲山打聽得張仁還有一個兄弟叫做張義。弟兄兩個一般的死。抱着書本以念書人自居。可是連年縣考都不曾青得一衿。他們弟兄倆立誓要中了舉才娶親。所以都未成婚。其實張仁弟兄倆就是不立下這個誓。人家有女兒的見他們窮得帽子沒了。簷鞋子沒了。樑還有誰肯和他們窮光蛋結親。所以張仁弟兄倆只有預備一輩子做孤老兒的了。張仁弟兄倆既是這般迂腐。卻不

道他們上面還有一位老父迂腐得更利害些。這個老頭兒年青的時候被他僥倖博到了一名秀才。所以開口秀才閉口秀才。幾乎不把秀才兩字看得比皇帝還大十倍人家。一半是成全他的志願。一半是帶着嘲笑他的意思。所以便都順口叫他做張秀才。他本來的名字叫做甚麼轉沒人記得起來的了。馮雲山從張仁的口中把張仁家裏的情形打聽得一明二白。當下又喝了幾杯酒。才教酒保過來。惠過了賬。把自己的住處告訴了張仁。千叮萬囑。教他明天同兄弟張義兩人一同來談天。這才珍重而別。馮雲山兒不費吹灰之力。居然結識了張仁。這張仁究竟是個讀書種子。把他收在夾袋中。將來多少有些用處。馮雲山此種思想實乃大誤。觀後文便知。所以乘着酒興。倒也欣善。回到了胡以光家裏。有話便長。無話便短。第二天午後那

張仁果然同了張義來到胡以光家訪問馮雲山馮雲山少不得又陪了他弟兄倆去酒樓上喝了三杯酒酒中間少不得又把耶穌教的教理演說了一番。兩個少不得中包含無數事實文章可省則省所以免重複也說得張仁張義點頭不迭馮雲山當場便要求張仁張義入教兩人都答應了馮雲山又取出兩本耶穌教的聖經來送給張仁張義兩人便挾了聖經欣然作別而去誰想因爲這兩本聖經上卻又生出絕大的風波來原來張仁張義畢竟是心眼兒狹窄的兩人答應馮雲山入教一半是聽了馮雲山天花亂墜的說話不免激動了好好奇心一半卻是因爲受了馮雲山代賠餽餽擔的恩惠沒法子推卻又見馮雲山專一請人吃喝兩人且不圖別的且圖混一兩頓吃喝也是好的因此便糊裏糊塗的挾了兩本聖經一搖三晃晃回家去全不省

得家裏的那位老父是個孔聖人的唯一信徒他那裏容得自己親生的兒子被別人誘惑了信仰旁的宗教去所以見兩個兒子晃得回來每人腋下都挾着一本書偏他老人家不是近視眼一瞧就瞧見了他還怕兩個兒子偷看小說妨了做八股文章的時間夫小說既足使人多知宇宙間若干事物又足使人學得無數作文之法奈何爲父兄者偏不許子弟讀之是不啻錮蔽其子弟之聰明智慧也作者大書特書亦未始非警醒頑固父兄之意耳所以便托開雙手喝了一聲站住那張仁張義是素來不敢和老子違拗的聽了果然站住那位張秀才且不和兩人說甚麼話只忙不迭的在兩人腋下搶出那兩本書來他滿意以爲也許是兩本荒唐的小說便訓飭了兒子幾句也就一把火將那書燒了完事誰想揭開來一看時上面端端正正題着新約全書四個字旁邊又是一行小字寫的是耶穌降生一千幾百幾十年且不看底

下便知道這是耶穌教裏的頑意兒。這位張秀才如何會夢想得到今天也。聖人之道，明天也。聖人之道，教訓得兩個好兒子，都已經二十多歲了。這會子忽地會相信起外國的邪教來，又公然把那邪教裏的書，挾在腋下。如若自己不想個方法挽回，這已倒的狂瀾，眼見得聖教有滅絕之憂。神州有陸沈之懼。可笑話想到這裏，不禁眼鼻耳口裏一齊火發，也就不問青紅皂白，用兩手扭住了兩個兒子的髮辮，揪向書房裏面。原來這位張秀才的書房裏面，供着一方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的神位。平日間張秀才時常一盞清茶，一炷清香的，在那裏供奉着。每逢朔望，更要把自己平日填寫的功過格，誠惶誠恐地捧向這神位之前。自己又擣衣跪在地下，撲通撲通地叩那響頭道：祭神如神在。又道：我一生有功無過，可以質天地。

鬼神一路寫來無非形容張秀才之迂腐而已是能於本書中別創一格者

張秀才供奉這位大成至聖先師比做

買賣的人供奉財神還要虔誠上十倍。今天見兩個兒子幹了離經叛道的行爲，自然又該用着至聖先師了。所以教他們向着這至聖先師的神位，直僵僵的跪着。兩個兒子知道這場禍闖得不小，那裏再敢倔強。只得好似待決的死囚般，硬着頭皮聽候。老子發落好一位張秀才，只見他從書桌子上灰堆裏面找出一方戒尺來。灰堆裏面四字不言張秀才之窮而其窮如見發一個狠，便向張仁、張義兩人頭上打來。張仁、張義兩人遵守着小杖，則受的古訓。那兩顆腦袋也不敢躲閃。一躲閃，只聽得刮刮兩聲，兩人腦袋上面便都起了老大的疙瘩。直打得兩人眼前金星亂迸，耳朵裏卻又聽得老父喃喃地罵道：「我把你這兩個目無孔聖的逆畜，我平日怎樣教訓你們，你們膽敢

在。外。面。聽。信。了。外。國。人。的。邪。說。信。起。甚。麼。耶。穌。來。我。今。天。非。要。當。着。孔。聖。
人。的。面。把。你。兩。個。逆。畜。活。活。的。打。死。不。可。這。種。攻。乎。異。端。的。重。案。出。在。旁。
人。的。家。裏。猶。可。出。在。我。堂。堂。一。個。大。清。帝。國。的。秀。才。家。裏。斷。乎。不。可。我。寧。
可。擔。着。無。後。謂。之。不。孝。的。罪。名。卻。萬。不。能。容。你。兩。個。逆。畜。來。幫。着。耶。穌。反。
對。孔。聖。人。一。番。不。倫。不。類。的。說。話。讀。之。真。欲。失。笑。不。知。作。者。何。憾。於。腐。儒。而。挖。苦。之。至。於。如。是。也。張。秀。才。說。到。這。裏。那。聲。音。便。
顛。巍。顛。巍。的。眼。角。裏。更。不。免。有。些。沾。濕。像。是。要。掉。下。淚。來。的。光。景。讀。之。不。悲。而。笑。何。也。張。
仁。張。義。聽。他。老。父。的。聲。口。竟。是。要。置。自。己。弟。兄。兩。於。死。地。了。生。命。是。人。人。
寶。貴。的。到。此。地。步。也。就。顧。不。得。平。素。老。父。數。說。他。們。不。准。回。嘴。的。這。個。訓。
條。來。他。們。只。記。起。那。大。杖。則。逃。的。一。句。古。訓。與。上。文。遙。遙。呼。應。是。好。句。法。當。下。便。連。連。向。
地。上。碰。頭。道。爹。爹。饒。了。兒。子。罷。這。是。兒。子。們。一。個。萍。水。相。逢。的。朋。友。送。的。

那朋友也。曾勸兒子入耶穌教。兒子們沒有答應。

此處卻又抵賴書狀子之不足恃也如是

那朋

友便送了這兩本書給兒子們。兒子們一時因爲情不可卻。所以才挾了回來。兒子們委實沒有一毫一厘離經叛道的心。還求爹爹明察兒子們性命不打緊。倒是爹爹年高了萬一因爲打兒子多用了力。那時更教兒子們不孝之罪。上通於天了。那張秀才嘴裏雖說着要處死兒子的話。可。是。究。竟。天。性。所。關。所。以。打。了。一。下。已。是。手。裏。有。些。軟。了。再。也。舉。不。起。戒。尺。來。再。打。第。二。下。如。今。聽。了。兩。個。兒。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一。番。說。話。更。是。鼻。孔。裏。酸。溜。溜。的。覺。得。十。分。不。忍。只。聽。得。撲。的。一。聲。那。一。方。戒。尺。便。跌。落。在。塵。埃。之。上。嘴。裏。哽。咽。着。說。道。你。們。既。是。這。樣。說。我。便。饒。了。你。們。我。也。知。道。你。們。血。氣。未。定。最。容。易。被。人。家。誘。惑。必。得。像。我。這。樣。四。十。不。動。心。才。

第三十四回 相逢狹路良友解囊 排斥異端腐儒訓子

可以正尅邪。若要教我離經叛道。那是刀鋸鼎鑊。甘之如飴。寧死不肯失

節的。腐儒說嘴可厭可笑如今我就饒了你們。你們且站起來。不過你們這朋友姓甚

名誰家住何處。那廝定然不是好人。做爹爹的拚着一個秀才的前程去

結識他。區區一個秀才有多大前程。而出諸張秀才之口。又不可一世。殊令人忍俊不禁。張仁張義依言站了起來。道稟

爹爹。這人姓馮名雲山。是個上帝會的羽黨。不過此人住在胡以光家裏

須不很好惹。張秀才沈吟着道。那個胡以光又是甚麼樣人。卻值得你們

這般懼怕。張仁張義同聲道。爹爹有所不知。那胡以光是本縣的一霸。這

人交通胥吏。聲勢浩大。凡亡命之徒。住在他的家裏。十有九便不能捕

獲。所以爹爹須要鄭重些。才是那張秀才聽了。便有些躊躇不決。道這廝

若不給一些苦頭給他吃。似乎在孔聖人面上交代。不過去若是到縣裏

首告去依你們說。又似乎拿不到。這可就難了。當下只見這張秀才立起身來。反操着手。在屋子裏踱來。踱去。踱了有大半天光景。才用手在那書桌上拍了一下。那書桌上蓋着的一重灰塵。上面便端端正正印出一個手掌來。這一聲不打緊。倒把張仁張義嚇了一跳。疑心他老子又變了卦。不肯饒自己弟兄兩個了。正待戰戰兢兢開言動問時。只聽張秀才哈哈大笑道。有了。有了。現在且責成你們兩個快去想法。把姓馮的這厮騙到了桂平縣頭門外面。你們兩個便算將功折罪。如若騙不到時。準定是你們兩個走漏了消息。那時兩罪俱發。非要你們的命。不可。你們懂得了嗎。此刻就設法去約定他。明天準在縣衙頭門外相會。切勿有誤。那張仁聽了。還有些不懂道。請問爹爹約那姓馮的到縣衙頭門外來。有何作用。縣

裏又不曾出得牌票一般。差役是不肯動手拿他的。啊，那張秀才跌脚道：蠢才蠢才。縣裏雖然沒有牌票拿他，我不好當堂扭交的。嗎？我在這裏且預備下稟帖。那時便可當堂喊冤。你們快去約他。就是張仁、張義。這才恍然大悟。畢竟秀才肚中還有些經緯一笑。當下便急急忙忙來到胡以光家，尋見了馮雲山。和他說我們弟兄倆回去了。把尊兄一番德意和家父說知。家父也十分欽佩。自願入教聽候。尊兄的驅策。又因為我們弟兄倆已是連吃了尊兄兩頓家父的意思。便想答還尊兄一次。明日教小弟們過來奉邀。望尊兄千萬不要推卻才好。那馮雲山見張仁、張義的老子居然也肯來入教。自是不勝之喜。又見說甚麼答還不答還的話。自然表面上不得不謙讓一番。等到謙讓不過，便也順水推舟的應允了。那裏知道他們是施的圈套呢。

欲知馮雲山怎樣入獄且闕下文。

評曰。道路之人。安可託之。以腹心。馮雲山急於求功。遂欲於立談之頃。收張仁。張義爲己用。是誠南轅而北轍矣。彼張仁。張義。卽無其父。爲之作梗。而其志在哺啜。已失信仰。宗教之本意。後此難保。其不中途變計。不觀孫中山先生乎。當其崎嶇嶺表。憔悴海外之時。忠實信。徒一成不變者。幾人。迨至北伐成功。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聲盈。天下。飢則未歸。飽則颺去。投機份子。誠有廓清之必要也。

第三十五回

報凶信歛財充賄賂

宿村店微語說行藏

話說張仁張義見馮雲山答應了心中暗喜當下便悄沒聲兒去知照了張秀才那張秀才也不怠慢提起筆來便做那控告馮雲山的稟帖直磨勘了一夜又戴起了老光眼鏡把這一篇文章謄做了蠅頭小楷第二天下午天便把這稟帖揣在懷裏一個人先趲向縣衙外面來等候這時桂平縣的楊知縣早因為鄭撫臺硬作主張教他放了洪秀全心中便就料到大難將作所以急流勇退便辭了官收拾收拾回原籍而去照應上文一絲不漏這位繼任的知縣是個佐雜出身他不知道甚麼叫做催科撫字他只知道自己巴結到這個前程非同小可他只要巴結飯碗不要放他丟了其餘的事情便一切不在他心上更兼愛財若命大凡有可以搜刮銀錢的方法真是無微不至所以到桂平縣任上還不到一個月桂平縣的地皮幾

乎不給他刮得薄了一尺。奇談這一天他正在坐衙理事湊巧審問的又是

一件寡婦不守婦道和鄰人通姦被親族告發的案子那個寡婦也有幾

分姿色跪在堂下掩面嬌啼如帶雨梨花般不禁把個知縣看得呆了這

時寡婦夫家的族長便在案下叩頭請求將淫婦姦夫一併重辦只見那

知縣迴過臉來四子表明知縣方向
寡婦行注目禮也吐了一聲道你這厮是寡婦何人膽敢

插身干預從實招來那人叩頭道小的是寡婦夫家族長這寡婦幹了沒

廉恥的勾當辱沒門楣因此來案告發的知縣詫異道你既是族長就該

年高有德才是正理怎麼你這厮年紀還不到三十歲連鬍子都沒有一

根呢你瞧本縣年紀也活到一把了可是在原籍族中卻還是一個小輩

如今當族長的本縣還要尊他一聲曾叔祖咧那人見問又叩頭道小的

年。紀。雖。小。可。是。在。族。中。輩。分。卻。大。因。此。做。了。族。長。恰。也。如。公。祖。貴。族。中。一。
般。小。的。也。有。一。個。姪。曾。孫。和。公。祖。一。般。出。了。鬍。子。會。撇。幾。句。京。腔。咧。針對
讀之絕。倒。那。知。縣。見。說。拍。着。桌。子。罵。道。放。屁。本。縣。做。了。十。年。州。縣。以。前。還。是。巡。
檢。出。身。老。百。姓。們。的。頑。意。兒。本。縣。那。一。件。不。知。那。一。件。不。曉。你。這。斷。準。定。
是。因。爲。調。姦。不。遂。所。以。出。頭。來。首。告。知。縣。說。到。這。裏。又。問。那。寡。婦。道。你。說。
本。縣。眼。光。兇。不。兇。真。合。着。一。句。俗。話。叫。做。料。事。如。神。咧。那。寡。婦。見。知。縣。這。
般。說。法。心。下。已。是。明。白。了。八。九。分。試問明白又。見。那。知。縣。不。住。的。用。兩。個。眸。
子。在。那。玳。瑁。邊。眼。鏡。裏。骨。碌。碌。骨。碌。碌。的。向。着。自。己。臉。上。儘。瞧。這。種。女。人。
那。有。不。心。領。神。會。的。道。理。有。時。不。免。也。要。還。他。幾。個。眼。風。堂。堂。法。庭。之。上。
兩。下。裏。居。然。實。行。那。目。眈。不。禁。的。四。個。字。起。來。如。今。那。寡。婦。見。知。縣。問。他。

說這人不是因爲調姦不遂所以才出頭首告的自然順水推舟放出嬌滴滴的喉嚨來道大老爺明見這廝曾三次持刀逼姦因爲小婦人矢志柏舟所以誓死不從不料這廝竟是喪盡天良來案告起小婦人犯姦來小婦人玉潔冰清將來還要請朝廷的旌表朝廷旌表幾似爲此輩而設醜人偏善作怪可笑如今被他誣陷了教小婦人上不足以對聖上於朝廷下不足以對亡夫於地下小婦人一生從此斷送還求大老爺作主則個寡婦口中居然念出濫調狀詞來真是發笑說罷便越發的嬌啼宛轉起來那知縣連連擺手道不要哭不要哭你要知道朝廷的法度是寡婦再醮例所不禁的你願守則己不願守時那族長也不能勉強你的不過你須要牢牢記着那種小白臉都是沒良心的居多你要嫁便須揀個像本縣一般年紀的人嫁了他自然他會摸出良心

來對待你包你下半世可以過得快活。那寡婦聽了，不由微微含笑，道：「方寫寡婦哭此處，又寫寡婦笑肺肝如見。」遵大老爺的吩咐，小婦人回去，便託媒婆趕緊物色。

一個和大老爺一般有良心的人嫁了他，圖個下半世的快活。不如曰下半截快活也，呵呵。

那知縣明白了，寡婦絃外之音，越發快活得手舞足蹈起來。小婦人未快活而大老爺先已

快活絕倒。連那兩旁站着的值掌差役，也都掩口而笑。這知縣正在瘋魔得不

成模樣的時，忽聽頭門外面一陣喧嚷之聲，這才算把知縣已經失掉

的魂靈重又喚回。軀殼便派了一個差役到外面去，瞧看須臾，便見那差

役引了一個老頭兒，那老頭兒又扭住了一個英挺人物，一同簇擁到了

堂上。兩旁差役見有人當堂告狀，不由依着老例喊了一次堂威。那知

縣一瞧這個情形，不禁又有些鬧胡塗了。他想莫不是這老頭兒才是寡

婦。真。正。的。族。長。這。回。又。扭。着。了。姦。夫。來。案。出。首。不。成。正。要。開。言。動。問。時。只。見。那。差。役。下。了。半。跪。呈。上。一。份。稟。帖。來。知。縣。粗。枝。大。葉。看。了。一。遍。才。抬。頭。問。馮。雲。山。道。你。叫。馮。雲。山。嗎。馮。雲。山。應。道。正。是。

寫馮雲山入獄偏先從知縣身上寫起是善於變換筆墨處

那。知。縣。便。又。問。道。有。人。告。你。斂。錢。惑。衆。有。這。個。話。沒。有。馮。雲。山。朗。朗。的。答。道。公。祖。的。明。見。請。公。祖。問。一。問。原。告。究。竟。斂。了。多。少。錢。有。什。麼。憑。據。沒。有。知。縣。方。欲。再。問。時。不。料。驀。地。打。起。呵。欠。來。原。來。這。知。縣。是。個。抽。鴉。片。煙。的。這。時。因。爲。坐。堂。問。案。時。間。經。過。得。太。久。了。所。以。不。免。烟。癮。發。作。大。凡。抽。鴉。片。煙。的。人。不。發。癮。則。已。一。發。了。癮。便。甚。麼。事。情。也。無。心。再。幹。要。緊。抽。烟。過。了。癮。再。說。那。知。縣。也。是。這。般。一。打。呵。欠。便。無。心。繼。續。問。案。只。見。他。把。那。寡。婦。族。長。的。稟。帖。擲。向。公。案。下。面。道。所。告。不。准。好。好。回。去。如。若。再。要。持。刀。逼。

姦誣陷良善時本縣有的是天平老虎機須饒不得你那族長忍氣吞聲下堂去了寡婦謝過知縣孃孃婷婷下階而去臨走的時候又回眸向着知縣微微一笑這時知縣一陣寒噤也不知是經那寡婦一笑的緣故呢還是鴉片煙癮發作的緣故這一起案子發落之後知縣便標了一枝押籤教把馮雲山收押起來原告張秀才飭回候再傳訊馮雲山這時縱有蘇張之辯可也無從施展只得低首入獄不一會便有人報知了胡以光胡以光不免猛吃一驚便也不敢怠慢立刻派馮雲山當差的回金田村報信自己便又託人上下打點才算打點得馮雲山沒有吃苦這裏楊秀清等得了信便大家商量道一波乍平一波又起我們總不能坐視馮兄坐在桂平縣牢裏不想法子援救他的這時在座諸人都看楊秀清眼色

行事楊秀清便又開言道。我聽說現任桂平縣知縣是個墨吏。他只要有錢什麼事都可以將就的。我們此刻只得拿錢晦氣好在等他們。這些清朝的狗官氣數告終的時候我們向他們再行總算賬也還來得及。況且這一回不比上一回洪兄給那楊知縣捉了去之後楊知縣一心要想砍洪兄的腦袋所以累我們勞師動衆我還親自向省城去走了一趟。現在馮兄的事情畢竟比較容易辦些。曾玉珩道那麼這事情又得要麻煩。韋昌輝韋大哥了請他再拿出幾百兩銀子來。我們有錢便好辦事。楊秀清搖頭道不必。不必。韋兄的家產肯完全用在我們這保良攻匪會裏。我們卻也不能隨意花用。須要留着爲將來起義之用。這幾百兩銀子我姓楊的還能對付得了。說時便向蕭朝貴道就有煩賢弟到平隘山去走一遭。

就說是我的主意教他們那些燒炭的窩裏每家納十兩銀子的稅給我限兩天繳齊你速去速來我們好拿了銀子去替馮兄設法蕭朝貴聽了便也不再耽擱翻身上馬霎時間蹄聲得得便向平隘山而去按下不提且說馮雲山在牢裏正是度日如年好不容易捱過了五六天光景這一天才見一個差役拿了知縣的提簽向馮雲山說提出去和張秀山對質馮雲山不知是凶是吉可是也不能不去當下和那差役倆迤邐行來便已到了縣堂之上只見那知縣向着馮雲山和顏悅色的說道照你這個罪名傳習邪教斂錢惑衆是要斬首的不過本縣體念上天好生之德也不願意過事苛求如今判你一個遞解回籍的處分全了你你回原籍去須要安分營生萬不可再爲非作歹了原來這時知縣早已受了楊

秀清二百兩銀子的賄賂。所以就這樣從輕發落了。補此一筆包括無數情當下不由分說便派了兩名解差當堂領了公文。又替馮雲山戴上了長枷。從縣衙裏出來。在頭門首便遇見了胡以光。暗暗的拉了兩個解差。一把那兩個解差會意便跟了。胡以光到了一座酒樓裏面。揀副座頭坐下。胡以光只隨意要了幾樣菜酒。過三巡之後。胡以光便從身上取出二十兩一錠銀子來。放在桌子上。道兩位大哥。這番從桂平動身到廣東花縣去。小弟沒有別的可以報効。只拿了區區這二十兩銀子。務必請兩位大哥笑納的。這位馮大哥是小弟至好朋友。他這一回受了委屈。路上須要仰仗兩位大哥照應。才是說罷。又親自替兩個解差斟酒。那兩個解差謙讓不遑。道胡大官人說那裏話。來你胡大官人在我們桂平縣裏。何人不知誰人。

不曉是個任俠好義的英雄。你胡大官人的朋友，我們還敢怠慢嗎？只要吩咐一聲，就是何必巴巴的又拿什麼銀子出來呢？胡以光正色道：兩位大哥，要是不肯收受，豈不是瞧小弟不起了嗎？常言道：皇帝不差餓兵，那有可以使兩位大哥白効勞的道理。兩個解差見胡以光說得懇切，這才把那錠銀子收下。當下啣完了幾壺酒，便由胡以光惠過鈔，大家出了酒樓，就在十字街頭分手。胡以光又低低的向馮雲山道：馮兄路上保重。楊韋、曾石諸兄都不能來替馮兄送行，卻教小弟多多拜上馮兄。到了花縣觀機會，便趕速回金田村來。馮雲山點頭道：小弟理會得。兩下裏便灑淚而別。那兩個解差押着馮雲山出得城來，便商量着道：眼前已出了鬧市，既是胡大官人的朋友，我們一發人情，做到了底，替他，把長枷開了罷。馮

雲山也覺戴了長枷十分不便聽了這話自然欣然應諾那兩個解差便把長枷包在衣服裏面搭在肩上三人且談且走走約摸有兩三個時辰已是走了二十里路前面卻見一帶森林那樹枝樹葉十分茂盛更兼一抹斜陽烘託着這綠油油地的樹林那風景便分外覺得嬌艷起來馮雲山且走且看倒也忘記了自己是身在羈囚之中咧看看走近樹林跟前三人正談笑得出神時冷不防的從樹林中亂草裏跳出一個黑大漢來這黑大漢手裏握着一柄明晃晃的單刀大喝一聲道老子等候你們多時了你們往那裏走說罷便舞動單刀直取解差那解差哎喲了一聲早一個觔斗栽倒在路上手足篩糠也似的抖將起來連救命兩字也喊不出口了馮雲山瞧了這情形知道是遇了剪徑的強盜自己估量又不

會武藝那裏是他的對手。只得瞑目待死。後來又聽那強盜大喝一聲。那聲音卻十分嘶熟。忍不住抬起頭來。打量那強盜時。只見一頭茅草般蓬蓬鬆鬆的亂髮。罩着一張漆也似的面皮。認得這人不是洪秀全的妹婿蕭朝貴。是誰。馮雲山認清了這人。便是蕭朝貴。胸中一塊石頭方才落地。可是這時蕭朝貴的刀鋒離解差的脖子。只差一兩寸光景了。直急得馮雲山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便從丹田裏提出一口氣來。喊了一聲道。蕭賢弟。休得無禮。這一聲喊。果然比那符咒還靈。只見那蕭朝貴掣回了單刀。問道。我待結果了。這厮性命。再和馮大哥講話。馮大哥如何又幫着這厮說話起來。莽人問得可笑馮雲山見問。只是跌脚道。你跑來幹嗎。又拿刀弄杖的仔細。弄出人命來。豈不害了愚兄。蕭朝貴笑道。馮大哥。你還問我來做什

麼呢。我自然是來救馮大哥的。我一聽說馮大哥被桂平縣判了遞解回籍。又估量遞解必得要打從這條路上走過。所以特地瞞了楊大哥。一個人悄沒聲兒的在此等候。好容易被我等着了。這兩個烏解差不結果。掉了他們定然不肯放我救你馮大哥。一同回金田村去的好大哥。休得攔阻了。看我結果了這兩個狗頭。我們還得趕路要緊。再晚了。我們今天就不能回金田村去了。呢。蕭朝貴說完。這話又掄起刀來。待割那解差的腦袋。蕭大哥在書中與李逵在水滸傳中同一嫵媚同一可愛卻被那馮雲山奪去了。刀道蕭賢弟。你又發起的。地方去。他們只要把我解到了花縣一般的就可放我自由自在。那時再溜到金田村來也還不遲。何苦又害這兩條性命呢。更兼你要殺死。

了。這兩人不是把罪名都壓在愚兄身上嗎。到那時官廳也決不肯放過我的萬一懸賞緝拿起來難保不有一差二錯。這樣一來賢弟不是救愚兄反是害了愚兄。咧。蕭朝貴聽了這話才從恍然裏鑽出一個大悟來。便撇去單刀向馮雲山拜了兩拜道。如此說來小弟也不能遠送馮大哥了。只得就此拜別。拜罷便檢起刀來。頭也不回大踏步徑自回金田村去了。突如其來倏然而去蕭朝貴仗爽之處誠不可及這裏解差見蕭朝貴去遠才立了起來。抹去了額上的汗珠叫了一聲道。我的媽好險呀。馮雲山留心瞧還有一個解差。那知已是不知去向。兩人便向樹林裏找尋。才走不到十步路。便見那個解差卻蹲在一株大樹腳邊。把兩隻袖子蒙住了臉。嘴裏不住的念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寫得有聲有色馮雲山見了不覺笑將起來。忙扶

他立了起來。把蕭朝貴業已去遠這話告訴了他。三人這才出得樹林。檢了包裹。重又上路。又走了一個時辰。看看天色漸漸的暗。將起來。湊巧前面有一個市集。三人便徑投市集中客店裏而來。那店小二見是主顧。上門便上前殷勤招待。把三人引到了一間屋子裏。只見這間屋子四面都是黃土牆兒。靠牆放着一隻板榻。上面鋪着一重稻草。下手一帶紙窗。靠紙窗放着一隻板桌。那板桌上。面一把黃泥茶壺。一隻缺口的飯碗。倒合在桌子上。算是茶杯。馮雲山四下一瞧。便發話道。店小二。你爲什麼不把上等的客房借給我們住。却把這種地方教我們歇宿呢。難道打量我們給不起錢麼。那店小二忙陪笑道。客官休得生氣。小店裏湊巧來了一夥好漢。把我們上等客房都給包去了。這些好漢。又都是殺人。不眨眼的要

不是處處順着他們的脾氣小的這腦袋便要_中和脖子分家了。_{借店小二口}
出一事是好章法只得有屈三位客官在這房間裏胡亂將就一夜銀子小的卻也
不敢多要只求三位客官隨意賞幾錢就是了馮雲山道甚麼好漢莫不
是強盜……那店小二聽強盜兩字不由得臉上變了顏色躡手躡腳
向房門外面張了一張才向着馮雲山擺手道客官們在江湖上行走該
知道江湖上的忌諱尊他們一聲好漢就是說什麼強盜不強盜幸虧沒
有被那夥好漢聽見不然準定要吃不了兜着走呢客官們往後說話須
要小心沒事甯可在房間裏多坐一刻兒聽見甚麼聲息切不可管閒事
店小二這一番說話說得那兩個解差暗暗叫得一聲苦他們適才遇見
了蕭朝貴強盜是甚麼味兒也都已嘗過的了如今聽說這客店裏也住

了。一夥好漢自己簡直才離虎穴。又入龍潭。怎會不急得面如土色。起來呢。欲知後事。且閣下文。

評曰。寫楊秀清等用賄賂以脫馮雲山。與初集中用賄賂以脫洪秀全。兩事相同。然上下文章法筆墨絕不相犯。同一事實而能獨出心裁。自成杼軸。求之當世之所謂小說家。不數數覩也。

書中寫問案多矣。初寫鄭祖琛在黃陂任上。繼寫楊知縣問案。三寫洪大全與自稱耆老者對簿公庭。四寫馮雲山爲張秀才扭控縣衙。而一處有一處之精采。一事有一事之寫法。本回忽插入一寡婦姦案。尤見滑稽。梯突。

寫馮雲山遞解回籍。初以爲平鋪直叙。可以不致紆迴矣。乃於途中。

第二十六回 屬垣有耳冷眼識英雄 投轄無心半途逢故舊九〇

遇蕭朝貴文章於是一頓繼又寫客店中店小二一席話而天外奇峯尤極天矯不可捉摸書中重要關鍵以談笑出之更非俗手所能辦。

第三十六回

屬垣有耳冷眼識英雄 投轄無心半途逢故舊

話說馮雲山被桂平縣判了遞解回籍和兩個解差投宿在一家客店裏湊巧這家客店的上等房間又完全被人包得去了馮雲山問起是誰包得去的那店小二卻回說是好漢包得去的及至馮雲山問明底細才知道這好漢兩字便是強盜的別名那兩個解差是膽小如鼠的聽了這話

自然心驚膽戰，牙齒不免捉對兒厮打起來。轉是馮雲山卻如無其事，便用言語安慰着他們兩個道：「你們不必驚慌。江湖上好漢，便有江湖上好漢的規矩。我們不去惹他們，他們也決不會來和我們爲難的。況且我們行囊裏又沒有什麼銀兩，只要諸事小心，準定可以不出甚麼岔兒。那兩個解差聽了膽子不免大了些，可是還有些將信將疑，便教把房門緊緊的掩上了。三個人在房裏只是躺在板鋪上打磕睡，再也不敢向門外亂走一步。須臾之間，業已紅日西沉，那店小二便點上一盞油燈，又問客官們要甚麼酒菜。馮雲山只叫揀好菜拿來。明日一發算錢，還你又知道那兩個解差膽小不如多喝了幾杯酒，可以早些睡覺，便把這意思和兩個解差說了。那兩個解差正要仗着酒可以壯壯膽子，便點頭道：「當下

馮雲山吩咐店小二多打些酒來。那店小二噉然答應了，自去料理。一會兒便搬了四五樣菜來，無非是魚肉雞鴨之類。另外一壺酒，三副杯箸。馮雲山便替兩個解差斟滿了酒。這時外面漸漸的聲音嘈雜起來，人喊馬嘶，估量上去，至少就有一百個人在那裏吃喝談笑，夾着又是一陣刀劍相觸之聲，嚇得兩個解差連大氣也不敢出，只是一杯一杯喝那悶酒。寫解

差之膽小，卽所以反振門外好漢之聲勢浩大也。不消一刻功夫，便把那壺酒喝個一乾二淨。兩個解差便都有些東倒西歪起來。馮雲山卻還是清醒白醒的，只喝了兩杯酒。店小二進來，撤去杯盤，兩個解差睡覺要緊，便教快些弄熱水來洗腳。店小二答應了，便端了兩盆水來，服侍兩個解差洗了腳上床睡覺。只有馮雲山卻翻來覆去，只是睡不着，側耳聽聽那兩個解差時，早已鼾聲如雷。

馮雲山不免暗暗好笑。又聽那門外一千人時依舊謔浪笑傲。在那裏鬧酒。馮雲山睡不着覺幾次三番想開門出去。和這一夥人結識。可是仔細一想又怕這一夥人不是個好相識。沒的羊肉吃不着惹了一身騷。倒有些不上算。所以才把這一段心腸暫時按下。這樣胡思亂想。一直到五更時分才有些困倦起來。再聽那門外時卻也聲息俱無。想來這一夥人準定也喝醉了酒。所以早睡熟了。正待朦朧入夢時。突然間一聲響亮。門外卻有人掌起號子來。霎時間那一夥人也就紛紛的起來。吵着要洗臉水。那店小二四面答應這一陣聲浪也就吵得馮雲山再也休想得着覺。馮雲山這時因爲翻來覆去了大半夜。所以不免心頭焦燥起來。便把被兒一推坐了起來。趺着鞋子下床向門縫裏張望。只見外面掌號的又都

都。都。的。把。號。子。吹。了。第。二。遍。那。一。夥。人。一。陣。子。鴉。飛。雀。亂。便。在。院。子。裏。站。起。隊。來。一。個。個。手。裏。拿。着。明。晃。晃。的。刀。槍。及。至。掌。號。的。第。三。次。吹。動。號。子。時。這。一。夥。人。便。鴉。雀。無。聲。眼。觀。鼻。鼻。觀。心。端。端。正。正。的。站。着。正。在。這。時。從。台。階。上。卻。又。步。下。一。個。少。年。來。馮。雲。山。留。心。這。少。年。的。面。貌。時。只。見。這。少。年。生。得。鼻。如。懸。膽。唇。若。塗。硃。好。堂。堂。一。表。人。才。腰。裏。跨。着。一。口。腰。刀。昂。首。挺。胸。的。走。到。了。院。子。裏。旁。邊。便。有。一。個。人。牽。過。了。一。匹。馬。來。這。少。年。翻。身。上。馬。把。那。韁。繩。一。抖。鞭。子。一。揚。這。一。夥。人。便。簇。擁。着。如。飛。的。去。了。霎。時。間。便。依。舊。露。出。一。個。空。宕。宕。的。院。子。來。馮。雲。山。見。了。這。少。年。心。頭。怙。懣。這。人。定。是。那。一。夥。好。漢。的。首。領。瞧。他。模。樣。兒。定。是。一。位。蓋。世。的。英。雄。多。分。爲。了。時。勢。所。逼。迫。才。流。落。在。草。莽。之。中。自。己。可。惜。不。能。冒。昧。去。廝。認。不。然。倒。大。

可以收爲我們保良攻匪會之用。此少年在書中亦爲重要人物故作者出全力以寫之也獨惜其與太平天國立於反對地位

耳讀者觀後文便知馮雲山在那門縫裏瞧了半天，瞧得也有些困倦起來。一陣子腰疼腿痠，接着又連連打了幾個呵欠，便依舊回到床上，和衣睡倒。這一睡，便直睡到紅日三竿。那店小二進房來掃地，才把馮雲山驚醒。馮雲山睜開眼睛，瞧時卻見兩個解差，依然睡得人事不知。馮雲山又好氣又好笑，便推了他們一把。那兩個解差，揉了揉眼睛，道：「我們昨天晚上酒實在喝得太多了，簡直渴睡得迷迷糊糊的一夜，也沒醒過。」說完，這話又低低的問馮雲山道：「那一夥好漢去了沒有？」馮雲山點點頭道：「天亮的時候，便走了。」三人邊說邊，便披衣下床。店小二打進臉水來，馮雲山見了店小二，便靈機一動，忍不住問道：「那一夥好漢是天亮走的嗎？」店小二道：「正是馮

雲。山。道。那。爲。頭。的。一。個。好。漢。生。得。眉。清。目。秀。瞧。他。模。樣。兒。年。紀。還。很。輕。你。知。道。他。姓。什。麼。叫。什。麼。那。店。小。二。見。問。便。豎。起。右。手。大。拇。指。來。道。提。起。此。人。大。大。有。名。差。不。多。周。圍。一。百。里。地。沒。有。一。個。人。不。心。悅。誠。服。他。的。偏先說了

一大篇廢話偏不就說
出此人姓名來妙絕

原來此人姓張名喚嘉祥

卻原來是此君讀者
亦幾耳熟能詳矣

手下也有

二。三。千。名。弟。兄。他。雖。是。在。綠。林。中。落。草。幹。那。打。家。劫。舍。的。勾。當。可。是。專。劫。那。些。爲。富。不。仁。和。貪。官。污。吏。的。錢。財。打。劫。來。的。財。物。除。了。手。下。弟。兄。們。吃。喝。之。外。便。一。古。腦。兒。都。把。來。振。濟。貧。民。所。以。除。掉。有。錢。的。人。提。起。張。嘉。祥。三。字。恨。得。牙。癢。癢。地。之。外。一。般。沒。吃。少。穿。的。人。幾。乎。不。把。張。嘉。祥。看。做。衣。食。父。母。般。誰。不。背。人。祝。告。上。蒼。保。佑。這。一。位。年。少。英。雄。多。劫。幾。宗。不。義。之。財。好。讓。窮。人。也。沾。些。光。兒。

盜亦有道此之謂矣官吏刻削之者反賴強盜振濟之彼貧民安得不歸心於盜雖謂之強盜爲官吏所獎勵而成焉可

馮雲山聽了張嘉祥三字耳朶裏好似很熟當下便把張嘉祥三字顛來倒去價在嘴裏念了一會把來暗暗記在心裏預備將來設法和他聯絡這也不在話下三人洗過了臉吃了一些早點便收拾收拾重復上路有事便長無事便短三人在路曉行夜宿不知不覺已是到了花縣那兩個解差到了縣衙裏當堂投了公文取了回批便自行回桂平去訖這裏花縣知縣便喚了地保來教他具結把馮雲山加意管束馮雲山自從跟隨洪秀全因逃避那官廳的緝捕所以一同到了香港之後一去幾年沒有回過花縣這回重返故鄉倒也有不少親戚鄰居前來訪問馮雲山這幾年在外面作何勾當馮雲山那裏肯說實話只是含糊答應少時秀全的兩位哥哥仁發仁達也來問秀全的蹤迹雲山知道這兩洪都是沒

有大志的人便也把保良攻匪會的一節事情瞞了起來。只告訴他們說。秀全現在桂平縣金田村曾玉珩家裏教讀。頗蒙玉珩優待。仁發笑道。怪不道他一到了金田便巴巴的派人來把弟姪和宣嬌接去了。原來他還有這一番遭際。可是他教讀爲生。究竟比我做哥哥的種田總該省力。而又容易賺錢些。他既知道我做哥哥的因爲連年荒歉。所以手頭很是指据那麼爲甚。不託你馮大哥帶幾個錢來救救我們的急呢。馮雲山知道秀全這兩個哥哥都是沒用的膿包。一個錢須看得車輪般大。所以開口也是錢。閉口也是錢。自己卻懶得去和他們多兜搭。因此聽了仁發一番說話。也只微微含笑。以仁發仁達如是嗜利小人而後文秀全意託以國政太平朝雖欲不亡其可得乎仁發仁達見雲山不大肯理睬自己。情知話不投機。便也逡巡自去。寫仁發仁達一筆者因仁發仁達後文亦居重要地

位故於此處略略一點
俾後文不致突兀也
雲山送過二人便杜門謝客在家裏休養了半年光景

卻又有些靜極思動起來他想自從和楊秀清一千人分手之後不知保
良攻匪會進行到了甚麼地步了那秀全又躲在鵬化集不知近來已否
回到金田雲山一想到這裏便覺心猿意馬一時間竟恨不得就插翅飛
向金田村起來他想隔了半年地保的防範也疏忽了些要是此刻再到
廣西去決計沒有人會認識自己真面目的加以自己在路格外小心一
些便打扮成種田人模樣準定萬無一失主意想定便立刻背着人去弄
了幾身種田人穿的衣服來又帶了幾十兩銀子把衣服換了悄悄地一
個人溜向桂平縣而來這時馮雲山恨不得一步就跨到了金田所以晝
夜兼程比來的時候時間要減少了三分之一這一天經過貴縣地界在

一個小市集上投宿。只見一家客店門外一帶粉牆。那粉牆上面寫着招牌。客商四個大字。可是寫字的人委實不很高明。所以寫得歪歪斜斜的。像是十二三歲兒童的手筆。只此一句便形容出一家鄉村旅店來行文心細如髮馮雲山這天走得也有些乏了。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大踏步走了進去。也是合當有事。馮雲山還沒立定身軀。便有一個五十上下的人拱了拱手。道：馮先生適從何來。怎麼這般打扮。馮雲山見有人叫出他的姓來。不由猛吃一驚。原來他這一次到廣西來。因為要避去官中人的耳目。所以埋名隱姓。有人問他。總是姓王。因為在廣東遇了荒年。所以逃荒到此。的一路上幸喜沒有人盤詰。馮雲山好生得意。以為總可以安安穩穩到金田村了。那知偏在這所荒村客店裏有人認識自己。起來究竟自己是個心虛的人。所以不

由。得。心。頭。突。突。的。亂。跳。當。下。也。就。硬。着。頭。皮。向。這。人。打。量。覺。得。這。人。好。生。
面。善。只。是。記。不。起。來。是。在。那。裏。會。過。的。那。人。見。馮。雲。山。已。是。不。認。識。自。己。
了。便。含。笑。說。道。馮。先。生。貴。人。多。忘。事。不。認。識。小。人。了。麼。小。人。也。是。花。縣。人。
氏。以。前。馮。先。生。和。洪。先。生。辦。上。帝。會。的。時。候。小。人。也。曾。入。會。這。幾。年。因。爲。
在。花。縣。做。賣。買。虧。折。了。本。錢。才。在。此。地。開。着。客。店。餬。口。的。可。是。時。常。掛。念。
着。兩。位。先。生。只。恨。沒。有。機。會。前。來。尋。訪。今。日。機。緣。湊。合。却。和。馮。先。生。在。他。
鄉。相。遇。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但。不。知。馮。先。生。何。以。又。
改。成。種。田。人。裝。束。幸。虧。小。人。眼。力。還。不。算。錯。若。是。換。了。旁。人。準。定。要。認。不。
得。咧。馮。雲。山。見。此。人。也。是。上。帝。會。的。會。友。才。把。心。上。一。塊。石。頭。放。落。在。地。
當。下。便。悄。悄。的。說。道。此。間。不。是。講。話。之。所。你。這。裏。有。的。是。房。間。可。以。開。了。

讓我進去坐坐。我們再細細的談罷。那人忙招呼店小二替馮雲山收拾房間。端茶送水十分殷勤。馮雲山洗臉喝茶。當才把自己如何同了秀全到金田傳教自己又如何被桂平縣判了遞解回籍的前因後果詳詳細細地說了一遍。那人道：依小人的主意，馮先生這時儘可慢些回金田去。小人在這裏也會把我們應該敬重上天的這一番大道理和那些鄉下人時常講解他們也都能夠領會。馮先生何不在這裏耽閣幾時，使鄉下人可以多明白些上帝會的意義，替我們上帝會推廣勢力呢？馮雲山聽了這話不免心裏動了一動，心想自己在金田時擔負的責任本來是傳教。後來在桂平給那張秀才一鬧，便鬧得吃了官司。至今覺得對於洪兄分派給我的職事還沒有盡責。如今這裏既是可以傳教無不順便替

我們意中所要圖謀的大事業。下些種子呢。主意想定便道也好。我就在這裏多耽閣幾時。不過又要打擾你。未免心裏過意不去。那人見馮雲山應允了。真是不勝之喜。便自去知會一衆鄉下人。說得這馮雲山差不多。便是聖人再世耶穌復生。那些鄉下人平素就被那客店主人說得有幾分相信上帝了。種豆得豆。種瓜得瓜。耶穌教之有裨於太平天國不少。一聽這話。自然爭着要來瞧瞧馮

雲山。是個何等樣人。霎時間馮雲山的屋子裏便擠滿了一屋子的人。馮雲山本就易近人。見了這些鄉下人一發的。和他們稱兄道弟。起來直佩服得那些鄉下人五體投地。馮雲山又約他們。明天下午到這客店裏來。正式聽自己宣講道理。那些鄉下人便歡歡喜喜的散了。第二天下半天果然那些鄉下人扶老攜幼的來到客店裏。那客店主人借了許多凳

子來都被鄉下人坐滿了來得晚的連凳子都坐不到便站着聽馮雲山講也是太平天國該在這時起事了。讀此一句精神爲之一振那裏知道人叢裏恰好擠了有一名貴縣衙門裏的公差在馮雲山被桂平知縣當堂判令遞解回籍的那天他湊巧也奉了貴縣知縣的差遣到桂平來投遞一件公文因此在堂上把馮雲山的面目認清在肚子裏他當時倒也並不在意誰知無巧不成書他又趕在這時下鄉來催糧起來耳朵裏便聽見那些鄉下人紛紛地傳說去聽講道理去聽講道理這公差也不知道什麼叫做講道理便也信步隨着衆人來到客店裏瞧熱鬧。妙絕在公差目中祇是瞧熱鬧而已他也料想不到這講道理的人便是馮雲山所以進了客店只覺得黑壓壓地站了一屋子一院子的人也不知誰是講道理的正在東張西望時

只聽得有人在人叢裏咳嗽了一聲。衆人便頓時靜悄悄地起來。幾百隻眼睛都向那講壇上瞧去。這時馮雲山便緩步登壇，正待開講時，那公差哎喲了一聲，便分開衆人，搶步上前，從袖子裏抖出一根鐵練來，不由分說，便向馮雲山脖子裏一套，嘴裏卻又喃喃地罵道：「我當是誰在這裏講道理，卻原來是你這死囚吃官司，還嫌吃得不够嗎？桂平縣的大老爺，有意成全你，只判了你一個遞解回籍的處分，誰料你這死囚竟是膽大如天，不到一年，便又到我們廣西來撞魂了！今天撞在老子手裏，須饒不得你，快跟我走罷！」這公差說完話，便挺起了胸脯，一隻右手握住鐵練，一隻左手又住了腰，做出雄糾糾、氣昂昂的態度來。

其如銀樣蠟槍頭，一經衆人飽以老拳，便爾宛轉乞命，何

一衆鄉下人正在屏息靜氣想聽馮雲山講道理，誰想憑空卻跳出一個

公差來不問青紅皂白，便要捉將官裏去。心裏便都覺十二分的詫異，只是不敢冒昧開口。却聽得馮雲山央求那公差道：「你既是認識我馮某原也，怪不得你不過俗語說得好，叫做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你若肯做個人情，放了我一些薄意，自然要預備着的那公差的本意，不過想榨些油水罷了。所以抖出鐵練來當頭，便套這原是威嚇威嚇的意。思好教你知道利害，便趕緊拿出錢來。如今聽馮雲山自己先說了，這才臉上微微地有了笑容，道：「我也知道你是個知情識趣的人，不過我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若要私休你，便須拿出二百兩銀子來。那時你再講你的道理，不與我相干。若有半點含糊，那你便不必和我多囉唆。還是趕緊跟我走路到衙門裏去。官休的好。」馮雲山明知這公差是存心索詐，可

是。想。不。到。他。竟。要。起。這。們。大。的。數。目。來。自。己。行。囊。裏。祇。賸。下。二。三。十。兩。銀。子。怙。懣。上。去。萬。萬。不。能。填。滿。這。公。差。慾。壑。的。了。不。由。得。心。頭。有。些。發。慌。起。來。便。期。期。艾。艾。的。說。道。可。以。不。可。以。請。你。少。要。些。馮。雲。山。話。還。沒。說。完。只。聽。得。人。叢。裏。有。人。大。喝。道。和。這。狗。頭。講。甚。麼。情。他。有。的。是。鐵。練。我。們。有。的。是。拳。頭。便。打。死。了。這。狗。頭。再。大。家。到。衙。門。裏。去。投。案。也。還。不。遲。這。一。聲。不。打。緊。那。些。鄉。下。人。便。不。約。而。同。也。都。嚷。道。打。打。有。分。教。一。腳。踢。翻。清。世。界。同。心。扶。起。漢。山。何。欲。知。公。差。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張嘉祥亦廣西綠林渠魁。後雖投効向榮部下。助紂爲虐。以與太平天國抗昧於順逆之道。然而百折不回。至金陵合圍之日。江南大營倚若長城。卒至鞠躬盡瘁。敗走丹陽。以死較之。倏而蓄髮易服。

以。事。太。平。天。國。倏。而。薙。髮。胡。服。儼。然。滿。洲。臣。僕。幾。不。知。人。世。間。有。羞。恥。事。者。其。賢。不。肖。相。去。爲。何。如。耶。故。作。者。聚。精。會。神。以。寫。之。不。以。其。爲。清。之。功。狗。而。貶。辱。之。也。必。秉。此。公。平。之。心。理。而。後。可。以。著。歷。史。小。說。

三。十。七。回。以。後。始。急。轉。直。下。寫。金。田。村。揭。竿。起。事。文。章。乃。愈。益。如。火。如。荼。然。而。已。使。讀。者。望。眼。欲。穿。矣。

第三十七回

繭絲牢縛稗將蹈危機
象齒自焚富兒罹重辟

話。說。馮。雲。山。聚。集。了。許。多。鄉。下。人。正。想。和。他。們。宣。講。耶。穌。教。的。道。理。不。料。

人叢裏卻有一名貴縣的公差認得馮雲山正是被桂平縣遞解回藉的過犯當下更不怠慢便從身上抖出那一條鐵練來向馮雲山脖子裏便套這一套不打緊卻把來聽講的鄉下人一個個氣得鬚眉到豎不約而同的大家喊起打來那時人多手雜也就不由分說將公差拖翻在地一陣子拳打足踢便把那公差打一個半死只是跪在地下叩頭求衆人饒命衆人打得自己的手都覺着有些痠了才放了公差可憐那公差打得遍體鱗傷一步三拐的贖回貴縣城裏去了這時馮雲山早已被客店主人扶到了房間裏脖子裏的鐵練也解了下來摺在一旁衆人打了那公差一頓便來慰問馮雲山馮雲山聽說把那公差打了一頓放他走了不禁急得只是跌足道壞了壞了這廝回到城裏去準定要請了大兵來洗

蕩我們的村莊。咧衆人一聽。這話便都驚得目定口呆。便有人主張立刻派人去把那公差追回來。好在那公差受了傷在路上一走不快的。追他回來。索性置之死地。豈不是人不知鬼不覺的。馮雲山聽了一發搖手道。不妥不妥。天下那有犯了法。可以不敗露的道理。我們現在既然和官廳結下冤仇。眼前就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路。他們既是要捉我。馮某一。人。我馮某萬不忍以一身累及全村的生命。你們各位不如把我馮某。網綁起來。自行送上貴縣衙門去。豈不是可以救了全村無數生靈。馮雲山說定。這話便靜聽衆人的回答。衆人卻也義形於色。道那個公差是我們下毒手。把他打的那裏可以完全推在你馮先生身上呢。這個第一條路。萬萬走不得。還是請教你馮先生第二條路的好。雲山見衆人不肯。

把他。細。綁。了。送。到。衙。門。裏。去。心。裏。也。不。由。不。暗。暗。叫。了。一。聲。微。倖。螻蟻尚且

山安有自甘送死之理微倖二字正是雲山天理人情中語臉。上。卻。還。不。肯。露。出。來。道。我。馮。某。既。是。蒙。各。位。錯。

愛。不。肯。把。我。馮。某。獻。將。出。去。人。非。木。石。也。未。嘗。不。知。道。感。激。不。過。眼。前。大。兵。將。到。就。要。玉。石。俱。焚。那。些。官。兵。又。都。姦。淫。擄。掠。比。土。匪。還。要。利。害。上。十。倍。我。們。現。在。既。願。同。生。同。死。便。須。想。個。方。法。來。和。官。兵。抵。抗。但。不。知。諸。位。肯。不。肯。聽。我。馮。某。的。號。令。衆。人。聽。了。異。口。同。聲。地。說。道。我。們。都。願。聽。你。馮。先。生。的。調。度。雖。赴。湯。蹈。火。亦。所。不。辭。馮。雲。山。大。喜。道。如。此。說。來。便。請。諸。位。傳。集。全。村。的。丁。壯。有。兵。器。的。便。拿。兵。器。沒。有。兵。器。的。便。趕。緊。尋。覓。一。根。長。竹。竿。把。他。削。尖。暫。時。代。替。刀。槍。用。愈。快。愈。妙。待。全。村。的。人。都。齊。集。了。然。後。聽。我。馮。某。再。行。調。度。衆。人。聽。了。這。話。便。都。歡。歡。喜。喜。的。去。了。霎。時。間。全。村。

丁壯齊集在客店門前的廣場上面。雖然衣服器械不很整齊，可是臉上卻都顯出一團忿怒之氣。來一個個磨拳擦掌，準備和官兵廝殺。馮雲山知道這時的民氣頗可一用，所以就欣然走出了客店，立在大門外階沿上發施號令。兩軍相遇，哀者勝，蓋人懷必死之心，以赴敵將無堅弗摧，無軍不克也。教衆人分五十個人爲一隊，每隊推出一個隊長，來一檢點人數，倒也有十來隊，共計五百多人。馮雲山又教分爲兩大隊，每隊另外再舉出一個總隊長。來馮雲山分撥停當，才喚兩個總隊長到了，跟前教他們如此這般兩個總隊長會意，各自帶領本部丁壯分頭布置去訖。馮雲山小試牛刀，已足使清吏喪胆，後此出師未捷，資志以沒太平天國受其影響不小，無怪洪秀全哭之慟也。

按下不提。且說那公差回到了縣裏，把這番情形哭訴了知縣。又驗過了傷，知縣見是毆差拒捕的案子，自然不能不問。當下連夜知會了城守，由

那城守點起了一百多名兵丁。直到第二天午後，才浩浩蕩蕩來捉雲山。可憐那時承平日久，營裏吃糧的弟兄們，倒有一大半抽上了鴉片烟。還有一大半是疲癯殘疾。這回奉了上命，差遣不由你不去走一遭。當下便都懶洋洋地隨了大眾，一步步的捱去。那位城守也是鴉片煙大癮。這天因爲起來得早了一些，那一响替他裝烟的姨太太，賴在被窩裏還不肯起來。城守只得胡亂教當差的來裝着抽了。所以此刻騎在馬上，週身都覺得不得勁兒。誰見之誰言之總是作者有意穿插而已因爲這個緣故，大家都走得極慢。看看日色銜山，大家才吐了一口氣道：「那村莊快到了。」又走了一程，便見有一座山頭擋住去路。這山並不險峻，可是那條路徑卻是十分狹窄，只容得一人一騎。那一衆兵丁便改成了單行。城守騎了馬在後面壓隊，大家有

氣無力的一步步跨上山來才走到半山卻見前面被橫七豎八的樹木擋住去路前面的兵丁不能再走了便立定了脚派了一個人到後面來稟報城守城守正待親自下馬來察看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得半空裏一聲號炮霎時間喊殺連天漫山遍野都是那村裏的丁壯每人一手執了兵器一手拿了一個石灰包走近跟前時先把石灰包向衆兵面上拋來衆兵猝不及防兩隻眼睛裏便不免都着了些石灰屑頓時痛得再也休想睜得開被一衆丁壯上前一刀一個都割下頭來城守知道中了計欲待發令退兵時誰知後面也盡是些丁壯吶喊着前後夾攻頓時殺得一百多名兵丁都做了無頭之鬼那個城守虧得貼身有兩個親兵十分驍勇便一個背了城守一個橫着一柄大刀殺開一條血路連爬帶跌下山

而。去。這。城。守。才。得。逃。脫。了。性。命。這。裏。一。衆。丁。壯。殺。了。有。半。個。時。辰。才。鳴。金。收。軍。檢。點。人。數。只。死。了。一。個。傷。了。十。來。個。卻。割。了。官。兵。八。十。幾。顆。腦。袋。當。下。也。就。鞭。敲。金。鐙。人。奏。凱。歌。蜂。擁。着。都。來。馮。雲。山。跟。前。報。功。馮。雲。山。便。教。把。死。的。人。弄。口。棺。木。裝。殮。起。來。受。傷。的。分。頭。醫。治。又。傳。下。命。令。來。道。我。們。的。禍。闖。得。越。發。大。了。眼。兒。得。官。兵。被。我。們。殺。得。片。甲。不。回。那。城。守。豈。肯。善。罷。甘。休。這。一。次。逃。回。去。準。定。是。調。動。大。兵。前。來。和。我。們。血。戰。我。們。就。是。憑。着。一。股。血。氣。之。勇。可。是。兵。微。將。寡。究。竟。不。能。和。他。們。抵。抗。到。底。我。們。不。如。三。十。六。著。走。爲。上。著。大。家。收。拾。收。拾。有。家。眷。的。便。帶。了。家。眷。有。財。產。的。便。揀。細。軟。可。以。攜。帶。的。帶。在。身。上。一。齊。跟。我。上。金。田。村。投。保。良。攻。匪。會。裏。去。你。們。要。是。不。願。意。同。去。時。便。趁。早。到。別。處。逃。命。去。遲。了。怕。大。兵。來。到。那。時。

要。走。也。愁。走。不。脫。了。馮。雲。山。這。命。令。發。將。下。來。不。願。的。只。有。三。五。個。人。其。餘。的。大。家。都。願。意。帶。了。家。眷。和。隨。身。細。軟。跟。隨。馮。雲。山。逃。命。連。夜。便。攏。了。騾。坐。車。馬。的。坐。車。馬。靠。兩。腿。的。靠。兩。腿。紛。紛。擾。擾。取。路。直。奔。金。田。村。而。來。及。至。城。守。回。到。城。裏。稟。了。上。司。派。了。一。千。多。名。官。兵。前。來。洗。剿。時。早。已。撲。了。個。空。只。賸。下。一。座。空。莊。子。衆。官。兵。恨。如。切。齒。憤。無。可。洩。便。放。起。一。把。火。來。把。這。莊。子。燒。成。白。地。這。是。後。話。不。提。再。說。當。馮。雲。山。調。兵。遣。將。之。時。正。值。韋。昌。輝。存。亡。危。急。之。候。做。書。的。一。枝。筆。不。能。寫。兩。面。的。事。如。今。只。得。撇。下。馮。雲。山。掉。轉。筆。尖。寫。那。廣。西。省。裏。的。一。位。貪。官。原。來。這。時。候。廣。西。的。巡。撫。還。是。我。上。文。所。說。的。那。一。位。鄭。祖。琛。那。位。鄭。中。丞。因。爲。上。了。年。紀。所。以。不。耐。煩。再。問。政。事。一。個。人。躲。在。靜。室。裏。面。鎮。天。價。念。那。阿。彌。陀。佛。一。應。事。

權都付託給幕友和僕役們執掌着。可是那些幕友好的固然不少，不肖者卻實居多數。至於僕役更是沒一個不作威作福的。點此一筆與上文筆金求俊僕事相呼應列位試想放着這一羣如狼似虎的人物在廣西巡撫衙門裏那吏治兩個字還堪領教嗎？老實說就是賄賂公行全省的府廳州縣缺更公然的賣出買進討價還價鬧的沸反盈天。這時恰巧省城裏面來了一位候補官兒。這位候補官兒原是長蘆鹽商出身，刻薄成家，居然也掙了有幾十萬的家產。不知他如何忽地又動起官興來，便趁着清廷因為河南黃河決了口辦賑災的時候捐了一筆銀子。那皇帝老兒也就輕輕地把筆尖兒動了一動，賞了他一個官兒。他又到吏部去花費了一些小費用，居然辦到了指省領了文憑，動身到廣西來候補。這種做買賣的人才識兩字。

自然談不到。至於心計，卻沒有一個不工的。一旦搖身一變，居然官了。旁的本領不見得會高明，可是鑽頭覓縫，卻是個慣家。因此這位候補官兒，一到了省，便打聽得現任廣西巡撫鄭大人自己不大問事，都是一般左右在那裏替他辦事。只要有錢，向巡撫衙裏去使用，除掉巡撫他自己不要錢之外，其餘的多得點綴點綴。

官吏自身清廉尚不甚難，難在親戚故舊勢僕劣幕多，狐假虎威，未肯體諒本官一介不取耳。然有利則羣小分肥，有害則一身尸咎爲之傀儡，亦復何苦。時賢以廉潔政府相號召，能注意及此，思過半矣。

那時儘有好差缺，可以由你挑。選這位候補官兒打聽明白，便如法泡製，果然水到渠成，掛出牌來。把潯州直隸州的知州教他署理。這位候補官兒好生得意，便立刻走馬上任。接了印，計算計算前前後後的費用，已是在五千左右了。他一怙懣之下，覺得這做官的頑意兒，左右不過是將本求利，自己花上這們多的銀子。

若。不。想。法。子。撈。將。回。來。也。太。不。上。算。了。所。以。到。任。以。後。日。夜。心。頭。盤。算。如。何。才。可。以。快。些。撈。本。他。自。己。也。知。道。人。地。生。疎。便。去。找。了。一。位。刑。名。老。夫。子。和。他。商。量。這。位。刑。名。老。夫。子。在。潯。州。作。幕。多。年。對。於。潯。州。地。面。上。的。情。形。簡。直。就。瞭。如。指。掌。聽。了。知。州。這。般。說。爲。了。巴。結。飯。碗。起。見。少。不。得。昧。一。昧。良。心。便。獻。計。道。這。裏。潯。州。管。下。也。有。不。少。富。饒。的。縣。分。那。裏。儘。有。家。產。幾。十。萬。幾。百。萬。的。富。室。大。凡。富。室。沒。一。個。不。怕。打。官。司。的。我。們。只。要。把。一。點。利。害。給。他。們。瞧。他。們。有。的。是。錢。少。不。得。乖。乖。的。會。雙。手。奉。獻。上。來。咧。知。州。聽。了。大。喜。道。老。夫。子。此。計。甚。妙。但。不。知。把。那。一。個。開。第。一。刀。呢。那。刑。名。老。夫。子。道。潯。州。管。下。第。一。個。富。豪。要。算。是。桂。平。縣。姓。韋。的。了。如此牽涉韋昌輝身上真是匪夷所思知。州。道。好。極。了。我。們。就。把。姓。韋。的。開。第。一。刀。可。是。開。刀。必。須。要。抓。到。

題目不知這姓韋的有何過失可以借題發揮一下那刑名老夫子用手拍了一拍胸脯道這個都在晚生肚子裏那姓韋的有一個子弟叫做韋昌輝聽說在鄉下創立了一個甚麼保良攻匪會聚集幾千人在那裏操練這幾千人的口糧都是姓韋的拿出錢來的爲今之計我們只要一道劄子飭令桂平縣把這韋昌輝抓來那時他家自會發急要是到縣裏去打點那知縣奉的是我們這裏的筭飭諒他也決不敢擅自得錢買放了的若是他們打聽着了是州裏的主意少不得會來我們這裏燒香要是攪得不好鬧出什麼亂子來便有桂平縣就了處分去須怪不到我們州裏這條計策便叫做借刀殺人

果然此計甚毒學法律之人如是其可畏乎一笑

知州聽了只是拍手道老夫子真是子房復生孔明再世就煩你老夫子一發把公事一手包

辦了罷。咱們要是撈着了油水，自然不能忘記你老夫子的那刑名。老夫子謝了栽培，便自去預備公事了。筍子上自然說得好生利害，差不多說得韋昌輝是個三頭六臂的人，十分了得。眼前又做了反叛的領袖，若不從速拿辦，將來不知伊於胡底。這兩句倒也是實在的。這樣一篇如火如荼的文章，可是開頭卻又安上了訪聞兩字，以爲將來脫卸責任的地步。刀可畏。原來做公事的人，第一要講究一個八面凌空，非把文章做得和琉璃蛋一般的滑不留手，再也稱不起作家。調侃善作公牘者，令人忍俊不禁。所以在前清的時候，幕友是要出了謝師錢去學來的。大概裏面總有些兒秘訣，才這般的珍貴。可是久而久之，幕友便也自成爲一派。要不是他們團體裏的人，便須受他們的排擠。末流所屆，更不堪聞問了。閒話休提，言歸正傳。且說這道筍子到

了桂平縣那知縣見是上司的命令如何敢怠慢便當堂點起通班捕役來吩咐上緊去去捉拿韋昌輝又和他們說明了這是奉上了司的令飭欲是放走了這廝連本縣都担着處分你們拿不到時便休來見我這通班捕役領了知縣的面諭使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來捉拿韋昌輝果然不費吹灰之力韋昌輝便拿到了這時韋昌輝的父親便想用錢來打動一衆捕役教他們放了昌輝那知一衆捕役咬定牙關不肯答應只得眼睜睜地看着他們把昌輝橫拖倒曳而去到了桂平縣裏知縣因爲是上司的命令所以也不敢擅專便備了一封詳文請潯州的示那知這封詳文去了好久只是不見有復文到來桂平縣沒法也只得權且把韋昌輝收禁起來再說韋昌輝的老子喚做韋元玠

韋昌輝之父爲前文所未及於此處順使點逗一筆線索直通至楊

韋內訂
時焉

究竟是自己親生的兒子。自然不能坐視。便親自帶了銀子。上桂平縣城去。想設法把昌輝釋放了。這時桂平縣的知縣依舊是上次把馮雲山遞解回籍的那一個。也是貪贓枉法的慣家。韋元玠又是桂平縣的首富。就口饅頭那有肯不吃之理。何如這件公事。是奉着潯州的筭子。才這們辦的。要放韋昌輝。必得要有了潯州的命令才行。所以韋元玠走了許多門路。依舊絲毫沒有效果。最後知縣得了韋元玠二百兩銀子。才把這番情節告訴了他。說你不如趕到潯州設法去。只要潯州說一聲。放我們便好。把韋昌輝放了。要是潯州衙門裏不設法疎通好了。就在此地。花一輩子的錢也還没用。韋元玠聽了才恍然大悟。便連夜動身往潯州而來。可笑那潯州的知州自從教桂平縣拿了韋昌輝之後。早好似漁人般。

把網兒高高地張了起來。專等魚兒來往。他網裏鑽。自然韋元玠託人前去打點。一拍就合。那知州坐定要五千銀子。中間人往來磋商。教他減輕些。也是沒用。韋元玠究竟兒子要緊。也就顧惜不得。銀子只得把五千兩銀子一文不少的都兌付給了。那知州常言道得人錢財與人消災。潯州的知州便一道公文教桂平縣就把韋昌輝釋放。

倭捕倭釋有同兒戲吏治之敗壞如是此所以滿清雖經

曾左中與而在苜數十年卒至顛覆於辛亥一役歟

韋元玠得了這個消息忙不迭的又趕回桂平來打

點。那桂平知縣明知道這是潯州衙門裏做的手腳。一來潯州知州畢竟是自己的上司。他要怎樣便怎樣。須不能和他違拗。二來這韋元玠也是個知情識趣的人。他不但在潯州花了錢。這桂平縣知縣一方面也多少有些孝敬。桂平縣知縣用了韋元玠的錢。自然順水推舟。把韋昌輝從牢

獄裏提將出來。照例訓飭了幾句。說這是上司的恩典。教放你回去。要是

在本縣手裏辦起來。須不能這般輕縱了。你絃外之音固明明指潯州知州得錢買放也滿清官場善於互相推諉與

上文知州之借刀殺人遙遙相對姑念你是書香一脈。着交你父親領回管束。當下韋昌輝

和韋元玠。倆從縣衙裏出來。韋元玠不免又拿出錢來。把桂平縣裏上自

師爺。起下至胥吏。止一個個都開發過了。畢竟錢是好的。這們一來。桂平

縣衙門裏對於韋元玠父子。便頌聲載道起來。爲反振下文地步那知韋元玠的錢

卻還是沒有用的。普遍因此惹動了一個人。幾乎不把韋昌輝的性命都

送掉了。欲知此人是誰。且閱下文。

評曰。國家欲求人民安居樂業。首在澄清吏治。有清之世。其始以帖括取士。偏促於規矩法度之中。真才實學已少。入彀然較之納粟若

千便可一麾出守者固猶加勝多多也其後捐例大開於是魚龍曼衍仕途之龐雜日益加甚識者固早知吏治不澄清清祚其將不能久也本回寫一賈人子納粟爲官淋漓盡致初非偶然之筆焉書中寫諸人入獄以寫韋昌輝爲最簡單蓋昌輝入獄爲金田起義之導火綫作者須出全力以寫後文故遂於詳略之間有所剪裁也然寫昌輝入獄自潯州知州寫起別創一格則作者固未嘗掉以輕心耳

第三十八回

大鬧韋家祠李副將落膽 火燒武氏堡 巡檢喪元

話說韋元玠好容易花了許多錢才得把他兒子韋昌輝救了出來也是合當有事他花錢的時候中間卻忘了一個人你道這人是誰原來和桂平縣知縣同城的還有一位武官這人姓李名喚殿元是個副將爲人性情暴烈如火又愛財若命平日不但專事尅扣軍糧以少報多還時常要插身干預民間的訟事人家知道他的脾氣便隨意送他幾個錢他自會替你找知縣說話去知縣要是不答應時他竟會拍檯拍桌大罵起來那知縣一來呢怕他這一股兇燄二來呢同城的文武要是不和起來鬧到上司去也沒有甚麼面子因此凡事總讓他三分越發把李殿元讓得得意忘形起來這一次韋元玠替韋昌輝打點潯州和桂平縣兩下裏所花的就有上萬銀子也不知是那個嘴快的人去李殿元跟前獻殷勤把這

事情一五一十告訴了他。又問他道：「韋元玠花了這們多的錢，但不知你老人家這裏孝敬了有多少？」李殿元暴跳如雷道：「那老死囚小死囚兩個，竟自揀佛燒香老子這裏卻一文都沒有花，未免太瞧不起老子了。此刻可惜被那烏知縣把小死囚放了，否則拿我的名片去，可以立刻把那小死囚提到營裏來結結實實地辦他。一下子本來這種反叛地方上的文官可以辦得我們當武官的，難道就辦不得麼？那老死囚不要門縫裏瞧人，把人都給瞧扁了呢？」李殿元說完了這一番話，要是沒有人去激他，也就這們的罷了。怎奈那些嘴快的人沒一個不是挑撥弄火的。聽了李殿元這般說恰恰的正中下懷，心想不到把他激得發起火來，我們便可有戲瞧了。當下便冷笑道：「你老人家說這個話不免是放馬後炮了。其實這

時候。韋元玠父子還只走到一半路。騎了馬。加上一鞭。可以追得着他們。那時間也可以教他們。瞧瞧武官的利害。沒的由他們。只認識知縣不認識。副將咧。李殿元那樣。霹靂火箭的人。如何經得起這種冷言冷語。聽了便一疊連聲。催備馬。他手下的人也知道他的性格。更不怠慢。頓時就鞍轡齊全。牽過一匹馬來。李殿元翻身上馬。只點了有五六名親兵。一律教他們騎在馬上。七八匹馬。抖一抖。纏繩緊一緊。鞭子那二十幾個馬蹄。便宛如追風。潑雪般塵頭起處。徑自往韋昌輝去的那條路上追。上去了。這時。湊巧韋元玠父子也是騎的馬。只不過他們以爲一天星斗早已烟消火滅。所以只管大模大樣的攬着鞍轡。緩緩而行。他們那裏想得到平地風波。突然間會鑽出一個李殿元來。因爲用不到錢。所以竟親自帶了兵。

了。來。追。趕。他。們。呢。說。時。遲。那。時。快。鸞。鈴。響。處。便。有。七。八。匹。快。馬。追。了。上。來。馬。上。的。人。又。高。聲。叫。道。韋。昌。輝。慢。走。韋。昌。輝。不。知。就。裏。還。當。是。那。個。熟。識。的。人。招。呼。他。咧。因。此。也。就。把。繮。繩。勒。定。正。待。開。言。動。問。時。誰。知。那。幾。匹。馬。上。霎。時。間。便。跳。下。五。六。名。彪。形。大。漢。來。好。似。鷹。拿。燕。雀。一。般。把。韋。昌。輝。父。子。輕。輕。地。只。一。提。便。從。馬。上。提。了。下。來。拋。向。地。上。吆。喝。一。聲。從。腰。間。解。下。麻。繩。來。把。韋。元。玠。和。韋。昌。輝。父。子。兩。反。剪。着。兩。手。牢。牢。拴。定。李。殿。元。用。鞭。梢。在。馬。上。向。前。面。一。指。道。且。把。這。兩。個。死。囚。牽。向。前。面。有。房。屋。的。地。方。審。問。去。手。下。的。親。兵。轟。雷。也。似。答。應。了。一。聲。

此際固威風凜凜而一轉瞬間
即將狼狽逃遁骸骨萬狀焉

原來

相。隔。不。到。一。百。步。路。便。是。一。帶。粉。牆。裏。面。的。房。屋。十。分。高。大。像。是。一。個。廟。宇。的。模。樣。不。過。普。通。的。廟。宇。大。都。把。牆。壁。粉。飾。成。或。紅。或。黃。的。顏。色。惟。有。

這房屋的牆壁卻是白的。當下李殿元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帶了手下的親兵簇擁着韋元玠父子便投這所在而來。及至走近了看時只見大門上面有一方橫匾寫着韋氏家祠四個大字。原來就是韋昌輝家供着祖宗神位的祠堂。李殿元本是個武夫拷棹大的字原識不了一担他也不。知道便是韋家的家祠。所以勒住繮繩跳下馬來大踏步走到這屋子的門前舉起手裏鞭子敲得那大門一片價響。良久良久才見一個看守祠堂的人連連打着呵欠出來開門見李殿元是個做官的模樣便側着身體讓這一夥人進門去。這時韋元玠父子便不約而同向着那看祠堂的。瞧了一瞧看祠堂的不免吃了一驚。心想這分明就是我家的老爺少爺呀。如何被這一夥人網綁到這等模樣。

爲後文衆鄉民及金田村諸人前來救護韋氏父子張本

瞧老爺少

爺的眼鋒好像是要我設法去解救他們的一般。我吃了他們的飯，倒要

相機行事。咧。相機行事四字便包
含無數下文在內那李殿元卻全不在意，走向大廳上，便把

廳門一脚踢開，手下的親兵早七手八腳就在當地設立起公案來。李殿

元方才坐定，卻不道條地從外面走進一個頭戴紅纓大帽，像是當差模

樣的人來，手裏擎着一份手本，向着李殿元打了一千道，敝上請老爺的

安。李殿元接過了手本，問那旁邊的一個親兵道：「你來瞧瞧，這是誰的

本呀？」是個不識
字武官虧得那親兵倒反識得幾個字，看了一看道：「稟老爺，這是本

地一個巡檢，叫做張鏞的。」這一個是
來送死的李殿元便教快請一會兒，果然有一個

削瓜般的臉兒，嘴唇上有十幾根鼠鬚，頭戴金頂，身穿箭袍馬褂的人，

進了進來，向李殿元請下安去道：「不知駕到有失，遠迎還請恕罪。」李殿元便

也呵了呵腰教親兵們看座就請張鏞在自己下手坐定李殿元這時怒氣冲天也來不及和張鏞講話只叫快把韋元玠父子推上來左右親兵連推帶搯便把韋元玠父子推在當地喝聲跪下韋元玠父子沒奈何只得跪了李殿元這時只把手掌拍着桌子拍做一片聲響道我把你們這些瞎了眼的狗子今日才知道老爺的利害了嗎孩子們快把韋昌輝拖下去替我結實的用鞭子抽親兵答應了一聲便不由分說把韋昌輝拖翻在地脫去了上身的衣服用馬鞭子向他背上一五一十的抽將下去抽了才幾十下那韋昌輝的背上已是出青而紫由紫而紅了霎時間也就皮開肉綻鮮血橫飛韋昌輝這時索性置生死於度外所以咬緊牙關閉着眼睛極力的忍耐着連哼也不哼一聲

是個好漢

韋元玠在一旁看了卻

又心如刀割

不言父子之愛而父子之愛如畫

李殿元因爲韋昌輝不肯求饒越發把火氣

提了上來只是搥檯拍桌的叫結實抽正在不得開交的時候忽聽一聲發喊這韋家祠堂裏頓時便擠進有一百多個鄉下人來手裏一律的拿着長香向着李殿元雙膝跪倒道這位韋家少爺在鄉下廣行善事我們誰不知道他是個好人只求老爺把他放了我們這一方的百姓都感恩非淺那李殿元的脾氣是再也剛愎不過的平素每逢他發了脾氣只能聽他慢慢價自行把火氣息滅下來要是勸他一勸便越發勸得似火上添油般所以見了這副情形那氣卻格外的大了起來只見他倒剔雙眉圓睜兩眼大喝一聲道你們好大膽竟敢聚衆要挾官長目無法紀知情識竅的便趕緊回家去安分營生若是不知進退惹起了我的性子便把

你們一起拿來和韋元玠父子一同治罪。李殿元說話的時候，那些鄉下人已是愈聚愈多。後來的許多人，手裏既沒有拿着長香，見了李殿元也並不跪倒，只直僵僵地立着。瞧李殿元說話，這時立着的可比跪着的多了兩三倍。一總也有了四五百人。李殿元本想用言語把鄉下人嚇退的，那知鄉下人倒都是些不怕死的。聽了李殿元的話，人叢裏偏有人哼哼冷笑道：「你拿了姓韋的，不算還要拿我們嗎？我們便跟你到桂平去也好。只怕把你們桂平縣的監牢都要被我們擠滿了呢。」一個話聲未絕，便又有一個大喝一聲道：「甚麼鳥官拉他媽的架子！他放便罷，不放時便請他嘗嘗我們拳頭的滋味。」這句話一說出來，頓時便一唱百和。大家磨拳擦掌，準備來劫奪。韋元玠父子前面跪着的人也都把長香丟了，立將起來。

喃喃地罵道敬酒不吃吃罰酒他不要面子也是沒法這時人叢裏便好似起了一陣怒潮李殿元一瞧樣子知道不對看來那些鄉下人真的要動手了自己就是渾身本領可是雙拳不敵四手自己手下又只有六七名親兵他們鄉下人卻要多了。一百倍如何能和他們抵抗呢李殿元脾氣雖大到此地步心裏可也有些慌了只得委委屈屈教把韋元玠父子放了自己便和張鏞倆由大廳後面逃出了韋家祠這時一衆鄉下人見了那文武官員究竟還有三四分懼怕巴不得李殿元把韋元玠父子放了便爭着來慰問也沒有功夫再管李殿元和張鏞的蹤迹了所以由他們打從後門逃走並不追趕只是圍了韋家父子問長問短正在難解難分的時候忽地有人一聲怪叫道你看桂平城裏派了兵馬救應來了遠

遠地不是有一彪軍馬嗎衆人依言望去果然遠處烟塵蔽天估量上去就有一千多人也有騎馬的也有步行的隱隱約約又有些旗幟兵器之類映在太陽影裏閃爍生光風馳電掣而來這些鄉下人見了不免變了顏色有的便搭趂着想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與上文馮雲山指揮鄉下人一段文字比較此處又是另外一種寫法

轉是那韋昌輝一面穿衣服

鞭背塗波至此方結束細膩之至

一面卻止住衆人道你們不

要慌這條路不是桂平到這裏來的大道也許是旁的地方軍馬由此路過卻也不干我們的事却也只猜着了衆人方才定了心那知這一彪軍馬卻不往別處徑投韋家祠而來走得近了便現出一面大旗來上面端端正正寫着保良攻匪會五個大字爲頭一員大將橫刀躍馬不是蕭朝貴是誰韋昌輝見了蕭朝貴不覺大喜便上前叫道蕭大哥如何來得這般快蕭

朝貴見了，便也在馬上俯身問道：「韋大哥，沒有吃苦嗎？小弟聽了，你們府上那個看祠堂的人，報告急得甚麼似的，忙點起一千多名孩子，腳不點地的趕將來了，但不知姓李的那厮到那裏去了。」
韋昌輝定睛細看時，果然見蕭朝貴馬後一人跑得滿頭是汗，正是自己家裏看守祠堂的那人。一面喘氣一面說道：「這許多百姓也是小人去招呼來的。小人又怕那姓李的發出蠻勁來，所以趕快跑到金田村去報告了。」
蕭將軍前來救應，
韋昌輝聽了，便背着身子，撩起衣服給蕭朝貴看道：「那厮多少狠心，竟把小弟鞭得這等模樣。」
蕭朝貴見了，在馬上咬牙切齒道：「那個狗官現在逃到那裏去了？」
始而曰那厮再則曰狗官寫蕭朝貴說話亦復有層次
韋昌輝還沒回答，旁邊一個鄉下人把手一指道：「前面有一座莊院，叫做武家堡，那厮想是逃向武家堡躲避去。」

了。蕭朝貴便拍了拍馬頭道：我且尋這狗頭廝殺去說罷。撇下韋昌輝帶領手下人馬徑自去了。韋昌輝連聲廝喚教蕭朝貴不要去。蕭朝貴那裏肯聽。拍馬便往武家堡而來。且說那武家堡的主人喚做武朝顯也是一個武官。現在湖南全州當都司。因此李殿元記起了同僚的這一點交情。所以帶了張鏞和一衆兵丁飛也似來到他家莊上躲避。他也想不到蕭朝貴來得這們快。以爲衆百姓是個烏合之衆。估量上去決不致敢和官廳爲難的。自己在這裏站一站脚便好回到城裏去。再想個擺布。韋家父子的方法也還不遲。這時武朝顯的封翁聽說是本地的父母官。又是兒子的同僚。倒也不敢怠慢。忙着接進堡中親自款待。李殿元正在訴說他一番道理時。忽聽得堡外喊殺連天。忙慌了手脚道：老伯。大事不好。那封

第三十八回 大鬧韋家祠李副將落膽 火燒武氏堡張巡檢喪元...一四〇

翁道不要慌。我們這裏堡壘堅固，得鐵桶相似。父台儘請放心說罷。便吩咐莊客把堡門關了。大家上堡把守，憑他來多少人馬，只是置之不理。便了布置。停當那蕭朝貴已是橫刀躍馬而至，指着堡門大喝一聲道：告訴你們一聲。老子便是保良攻匪會裏的蕭將軍。傻子以將軍自居，嫵媚可愛。奉了軍師楊秀清之命來捉那個姓李的狗官。姓李的狗官者傻子，但知其姓李而已，忘其爲何名之謂也。措詞頗堪發噱。〇傻子之來非秀清使之來也。而傻子偏矯秀清之命以嚇武家堡中人。傻子亦會說謊絕倒。

你們若把這姓李的狗官獻將出來，萬事全休。如若不然，惹老子發起狠來。不自稱將軍而自稱老子矣。語無倫次，優態可掬。便把你武家堡踹成平地。蕭朝貴說完了話，滿意以爲武家堡總該大開堡門迎接自己的了。所以只是伸頭探腦地等候着。那知等了半天，毫無動靜，不覺發起火來。忙傳下令去吩咐進攻。手下的人便發一聲喊，向堡門口衝來。誰想堡上

也。是。一。聲。號。令。滾。播。木。石。如。雨。點。一。般。不。但。堡。門。沒。有。打。開。反。倒。打。傷。了。自。己。幾。個。手。下。的。弟。兄。急。得。蕭。朝。貴。只。是。咂。嘴。咂。舌。的。沒。做。手。脚。處。幸。虧。蕭。朝。貴。粗。中。有。細。當。下。就。勒。住。馬。頭。向。後。退。了。幾。步。把。武。家。堡。四。面。一。瞧。頓。時。計。上。心。來。下。令。教。部。下。退。下。兩。百。步。路。團。團。地。把。武。家。堡。圍。困。起。來。又。派。了。人。四。下。去。尋。覓。火。種。吩。咐。五。百。名。弓。箭。手。一。齊。爬。向。武。家。堡。西。北。角。一。座。小。山。上。把。火。種。射。到。堡。中。去。這。時。剛。值。十。月。初。旬。天。上。微。微。地。刮。着。西。北。風。蕭。朝。貴。部。下。佔。的。地。位。正。在。上。風。就。順。着。風。勢。不。斷。地。射。去。更。兼。廣。西。地。方。因。爲。連。年。旱。災。所。以。屋。廬。房。舍。都。乾。燥。到。了。極。點。自。然。容。易。着。火。那。一。陣。子。火。箭。射。到。武。家。堡。去。着。在。房。子。上。頓。時。便。嘩。啦。啦。的。燒。將。起。來。武。家。堡。的。莊。客。自。以。爲。堡。壘。異。常。堅。固。簡。直。是。銅。牆。鐵。壁。那。裏。想。到。

蕭朝貴竟會用起火攻來。所以見房屋着了火，早就慌了。手脚便爭先恐後地提了水桶來救火，再也沒人顧到把守寨門了。蕭朝貴見堡中火起，便下令進攻自己匹馬當先，使開一把大刀，也不消三兩刀，便把堡門打開。這時蕭朝貴宛如發了瘋的一般，只見他逢人便殺，手下的人也都吶喊助威。這時救火的莊客想回身來抵禦，時卻又措手不及，一個個做了刀頭之鬼，直殺得屍橫遍地，血流成渠。蕭朝貴一路舞動大刀，便殺向武家莊院而來。見一個劈一個，見兩個劈一雙，一剎那間，便把武家老小殺得乾乾淨淨，便又四下尋李殿元。時那裏有半點蹤迹，只在柴堆裏拖出一個巡檢張鏞來，跪在地上，只是向蕭朝貴叩頭，口稱爺爺，饒命。蕭朝貴問他李殿元到那裏去了，張鏞便道：他趁衆人慌亂之時，奪門逃走了。自

已。是。個。文。官。逃。不。快。所。以。才。躲。在。柴。堆。裏。的。只。求。爺。爺。饒。了。小。官。一。條。狗。命。來。生。結。草。銜。環。報。答。你。爺。爺。醜極蕭。朝。貴。冷。笑。道。等。不。到。來。生。今。生。便。須。結。果。了。你。說。罷。手。起。刀。落。便。把。張。巡。檢。的。腦。袋。切。下。來。提。在。手。裏。重。又。翻。身。上。馬。這。時。他。手。下。的。人。紛。紛。都。割。了。首。級。來。獻。功。蕭。朝。貴。檢。點。人。數。只。死。了。十。幾。個。人。總。算。是。大。獲。全。勝。當。下。便。吩。咐。把。武。家。堡。索。性。放。起。火。來。全。部。都。燒。了。然。後。催。動。人。馬。回。到。韋。家。祠。去。會。齊。了。韋。昌。輝。並。馬。回。金。田。村。而。來。韋。昌。輝。問。知。蕭。朝。貴。殺。了。張。巡。檢。並。殺。了。武。氏。一。家。只。急。得。在。馬。上。埋。怨。蕭。朝。貴。說。他。這。禍。闖。得。更。大。了。蕭。朝。貴。卻。只。是。傻。笑。道。管。他。呢。禍。闖。得。越。大。我。們。金。田。村。便。可。起。事。得。越。快。省。得。悶。在。肚。子。裏。把。肚。子。都。悶。破。了。更。兼。殺。人。殺。起。了。興。連。我。自。己。想。把。大。刀。收。住。都。還。收。不。住。呢。說。得。

韋昌輝也笑了。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評曰。方寫馮雲山抵抗官兵。又寫蕭朝貴攻破武家堡。於是星星之火。遂成燎原。一發而莫可收拾矣。大抵壓迫愈烈。則革命之勢力亦愈見雄厚。金田諸人。雖人懷革命思想。然苟滿清官吏不煎迫之。其爆發或不致如是之速也。書中一路寫潯州。知州桂平。知縣公然索賄以明。洪楊舉兵之爲義師。更以爲未足。又寫一李殿元。以肥不及己。至親追韋昌輝於韋家祠。其酷虐尤加甚焉。凡此種種胥足爲洪楊造成機會而作者。紆徐曲折。更使讀者曉然於洪楊之不得不革命。且寫民衆之歸心於馮雲山。韋昌輝。更明著太平天國之革命。係代表民衆而非爲個人利祿計也。且寫民衆歸心於洪楊。卽所以

寫滿清官吏之壓迫民衆爲叢驅雀爲淵驅魚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其理至顯非徒爲行文便利計僅造作以博讀者之一笑也

第三十九回

金田村議立天王 廣州市計擒劇盜

話說蕭朝貴殺了張巡檢和武朝顯全家。韋昌輝知道他禍闖得不小。那李殿元回到桂平城裏去。定然不肯善罷干休。當地的鄉下人因爲救護自己才鬧出這們一場禍事。來自己那裏可以忍心看他們被官兵洗剿。不以德報德呢。因此便傳下言語去教那些鄉下人於一兩日內趕緊到金田村來避難。那些鄉下人聽了自去收拾不在話下。且說韋昌輝蕭朝

貴催動大軍回金田村而來。楊秀清、曾玉珩、洪大全三人迎着。韋昌輝慰問了一番。蕭朝貴便提着張巡檢的人頭向楊秀清臉上一揚道：「楊大哥你瞧我老蕭殺了這厮功勞簿上便該上我的第一功咧。」楊秀清大怒道：「我只教你去救護韋兄，須不會教你去殺人。你不奉將令擅自殺人，不但無功，抑且有罪，還虧你有這個臉。」到我跟前來說嘴咧。」蕭朝貴撞了一鼻子的灰，恨得他只是把那張巡檢的人頭提將起來，狠命的丟向院子裏道：「你這晦氣的腦袋老子爲了你在路上好不累墜，兩手又沾染了好些血污，連一次功都不得，不着還要你牢什子幹什麼說得兩旁手下的人都忍不住掩口而笑。正在說話之間，忽見有人來報說：「馮雲山到。」楊秀清忙教快請不多一會，果然見馮雲山大踏步走了進來，滿面風塵之色。楊秀

清。接。着。問。他。在。花。縣。幾。時。動。身。的。馮。雲。山。便。把。路。過。貴。縣。被。公。差。識。破。行。藏。的。一。番。情。節。說。了。一。遍。又。說。現。在。許。多。鄉。民。都。在。外。邊。聽。候。發。落。要。是。揀。選。起。來。丁。壯。却。也。不。少。也。未。嘗。不。可。以。助。我。們。保。良。攻。匪。會。一。臂。之。力。呢。楊。秀。清。道。現。在。蕭。賢。弟。殺。了。張。巡。檢。眼。見。得。就。要。和。官。兵。廝。殺。有。這。們。多。的。人。來。幫。助。我。們。一。同。起。義。真。是。再。好。沒。有。的。事。就。煩。曾。賢。弟。去。設。法。將。他。們。和。韋。家。祠。附。近。的。鄉。民。一。同。安。插。了。罷。曾。玉。珩。領。命。自。去。布。置。楊。秀。清。當。下。又。派。蕭。朝。貴。飛。馬。往。平。隘。山。去。趕。緊。把。燒。炭。黨。全。體。調。來。三。天。之。內。眼。見。得。有。官。兵。殺。到。我。們。須。趕。緊。設。法。防。禦。才。是。韋。昌。輝。道。小。弟。是。個。文。人。未。習。軍。旅。之。事。就。請。把。會。裏。一。應。糧。秣。交。小。弟。掌。管。也。可。以。替。楊。兄。分。担。些。責。任。

此時楊章固沆瀣一氣也早知今日何必將來苟以親愛精誠四字堅持到底太平天國又何致覆亡乎

楊秀清點頭應

允又派洪大全專司編制軍隊。又派人去請石達開。胡以光前來。不消一天功夫。平隘山的燒炭黨業已趕到。合金田村自己的人馬在一處。再把馮雲山和韋昌輝帶來的鄉下人挑選出了壯來。編入隊伍。霎時間也聚集了有幾萬人。整軍經武。聲勢十分浩大。楊秀清知道。即使有一兩千清兵。也不經自己手下的一擊。便也放了心。這時左右又來報說。胡以光到。胡以光見了楊秀清。便道。打聽得清朝派一名大將名喚伊克坦布。率領水陸兵丁。共計有五千多人。前來剿滅金田村。不過因爲調集軍隊。尙須時日。十天八天之內。怕還不能前來。我們趁此機會。須要小心預備。才是。秀清還沒回答。又報石達開到。只見石達開率領兩名大漢。一個面如重棗。長髯披拂。宛如戲劇裏的關壯繆。一般。一個面黑如漆。短鬚繞頰。根根

倒豎石達開便指紅臉的向秀清道這是小弟的從兄名喚石祥貞又指面黑的道這也是家兄名喚石鎮崙秀清大笑道石兄我要說句你不見怪的話你這兩位昆仲再加上一個高顴大鼻的石兄自己簡直是桃園結義的劉關張咧石達開也笑了一陣當下便召集了一千人商量抵禦官兵之計馮雲山第一個先開言道自古道蛇無頭而不行我們第一件事情便須先推舉出一個首領來依小弟的愚見洪兄秀全他是我們的教主上一回死了七日重又活了過來這是在座諸人大家所親眼瞧見的他受了上帝的付託來救我們中國的百姓原來上帝他有兩個兒子第一個兒子是耶穌第二個兒子便是我們這位洪兄我們敬重上帝便須敬重洪兄所以小弟主張推洪兄爲王派人到鵬化山去迎接他來主

持一切。

馮雲山與洪秀全關係最深故此議特由馮雲山提出

馮雲山這話說了出來。曾玉珩、韋昌輝、石

達、開胡以光、蕭朝貴都說：這是當然的。我們不舉大事則已，如舉大事自

然該迎立洪兄爲王。楊秀清見衆議僉同，便道：既是這樣也好。

也好者好而未盡之辭也

讀者於楊秀清出辭吐語可以覘其爲人

說罷，便教手下頭目曾天養教他帶領五百名弟兄前

去迎接洪秀全。秦日綱回來，曾天養領命去後，楊秀清又問洪大全把隊

伍編制得如何了。洪大全道：軍旅之事全在官長小兵要打成一，片如臂

使手，如手使指，一般才可以衝鋒陷陣，克敵致果。

是個研習軍事學者語

所以我們第

一便須把清朝營伍編制的方法改革一下。小弟現在以二十個兵卒爲

一伍，每伍設一名伍長，每五伍設一個兩司馬，每四個兩司馬設一個卒

長，便是帶領四百名兵士，每五個卒長便設一個旅帥，每旅實數兵士二

千人將來要是擴充時便合五個旅帥再設一個師帥現在兵力還沒
充足這個師帥暫時可以從缺石達開道洪兄編制得很好不過現在事
屬草創我們幾個弟兄須要親自帶兵才行第一個楊兄秀清在洪兄秀
全之下總管一切第二個曾兄玉珩他體弱多病只能管些閒散的事情
第三個洪兄大全他便專管全軍訓練事宜以及一切軍中文報筆墨等
事第四個韋兄昌輝便專管軍中服裝糧秣事宜其餘的如馮兄雲山蕭
賢弟朝貴胡賢弟以光以及小弟各統兩旅再留下兩旅等待秦賢弟日
綱來了交他統帶衆人都說如此分撥很好洪大全見諸事布置都已妥
貼便又開言道我們既是存心和滿洲皇帝決一死戰不論事情的成否
可是現在垂辮的制度第一件就應該改革第二件衣服也應當變易雖

然不必恢復明代的服式。但是可以拿他來做個參攷。把他變通一下。子更換起來。方才不負咸與維新的意思。楊秀清聽了此言。也深以爲然。便傳下令去教全軍一律把頭髮留將起來。又派洪大全把衣服的圖樣畫了。以便雇了匠人趕製。馮雲山見規模粗具。便又提議道。俗語說得好。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我們的兵力和廣西的兵隊比較也勉強。可以週旋一下。子不過滿洲皇帝。他要是傾通國之兵來和我們打仗時。我們這一點點兵力。總還有些嫌不夠。罷爲今之計。須要趕緊派人招納亡命。若有綠林豪傑。草莽英雄。率部來歸。我們便當推誠相與。一律待遇。諸位兄長。以爲如何。洪大全拊掌稱善道。此計甚妙。眼前兩廣湖南綠林中的好漢。不知要分多少股。若得合併在一起。滿洲皇帝不足懼也。楊秀清道。小

弟。因。爲。開。過。鏢。行。所。以。江。湖。上。人。物。相。熟。的。居。多。只。等。小。弟。修。下。親。筆。書。信。去。招。呼。他。們。他。們。自。會。望。風。而。至。的。衆。人。計。議。停。當。便。散。了。果。然。金。田。村。一。舉。義。旗。四。方。亡。命。之。徒。便。聞。風。歸。附。第。一。個。就。是。第。十。一。回。書。中。所。說。的。海。盜。羅。大。綱。和。他。的。哥。哥。羅。瓊。樹。原。來。這。羅。大。綱。本。來。在。廣。東。海。面。上。劫。掠。來。往。客。商。聲。勢。十。分。浩。大。不。過。他。案。子。實。在。犯。得。太。多。了。廣。州。的。官。吏。覺。得。長。此。以。往。究。竟。也。不。是。道。理。便。責。成。番。禺。縣。設。法。把。他。捉。拿。限。一。個。月。須。要。把。羅。大。綱。擒。來。不。得。違。悞。如。踰。限。不。能。緝。獲。便。須。撤。任。番。禺。縣。領。了。上。司。的。命。令。下。來。便。傳。齊。了。通。班。捕。役。在。內。堂。裏。商。議。辦。法。衆。捕。役。聽。說。要。捉。羅。大。綱。不。禁。嚇。得。面。面。相。覷。良。久。才。硬。着。頭。皮。稟。道。回。大。老。爺。的。話。也。不。是。小。的。們。推。諉。這。羅。大。綱。委。實。力。大。無。窮。小。的。們。斷。不。是。

他的對手若教小的們去拿他便是一個死小的們與其死在羅大綱手裏却情願領大老爺的比杖還是死在大老爺杖下比較好些那番禺縣聽了便縐眉道本縣也未嘗不知道羅大綱這廝委實難捉可是這案子是本縣奉了督憲面諭教辦的一個月之內本縣要是辦不到便連前程都不能保全你們看在本縣的前程上替本縣想個方法罷衆捕役又商議了好久才道這件事情除非求孫老頭兒去或者可以有辦法不過這孫老頭兒退役多年更兼他脾氣兒古怪須要大老爺紆尊降貴自己去走一遭才可求得到他原來孫老頭兒以前也充過番禺縣的捕役後來因爲年老才退休在家的番禺縣那時保全自己前程要緊却也不敢怠慢果然立刻換了青衣小帽去訪問孫老頭兒請他想法子孫老頭兒被

逼得沒法才答應了出來幹這件公事。他說自己委實年紀老上來了。翻牆越屋不能再和少年人比較。幸喜自己膝下一個兒子叫做孫標。一個女兒叫做孫楓。武藝都十分了得。不如派他們幹去。可是話要說明在先。如若能够成事。固然是萬幸。如若不能成事。那時我的兒子女兒便要送卻性命的。老漢又沒有別的骨血將來死了。買棺成殮。倚靠何人。少不得要累及大老爺的了。那番禺縣拍着胸脯道。老英雄。但請放心。這事情都在本縣身上。寫得所以如此鄭重者無非形容羅大綱十分了得而已。孫老頭兒道。這羅大綱生平有兩樣毛病。第一樣他生性好色。把女人去歡動他。他總容易上鈎。第二樣他最愛有本領的人。如若在他跟前賣弄武藝。十有九次可以合他脾胃的。色好固足爲羅大綱病愛才則非病也。所以曰病者乃自孫老頭兒眼光中看出耳。我便利用他。這兩種毛病想法子擒他說。

着便喚出兒子女兒來拜見過了番禺縣和兒子女兒說明了這件事教他們如此這般孫標孫楓會意孫老頭兒便又叮囑番禺縣如此這般各人才分頭去幹辦且說有一天晚上羅大綱在他老巢裏喝了幾杯悶酒便一個人先自上床睡覺脫得渾身赤條條的他吹熄了燈正想鑽入帳子裏時不料格格一聲從紙窗眼裏便打進一隻金錢鏢來幸虧打得偏了一些只打在床欄上羅大綱知道有人暗算叫聲不好便跳起身來也來不及穿衣服就這樣赤着足開門出來那知不瞧猶可一瞧時這一夜剛正月明如晝分明瞧見一個矮小的人穿着夜行衣靠連跳帶躡在屋脊上如履平地般羅大綱叫聲往那裏走一躡身體也上了屋脊和那人你一拳我一脚的便厮打起來一個赤條條的男子於月明之下屋脊之上和人打架何好看打了有十幾

個。回。合。那。人。倏。地。跳。出。圈。子。嘆。呀。一。聲。笑。道。人。稱。揭。陽。羅。大。綱。有。萬。夫。不。當。之。勇。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在。下。領。教。過。幾。手。便。算。已。了。平。生。之。願。趕。路。要。緊。恕。不。奉。陪。了。羅。大。綱。聽。了。這。話。才。明。白。這。人。並。不。曾。存。了。甚。麼。歹。意。原。來。是。來。訪。友。的。當。下。便。也。道。好。漢。慢。走。且。待。通。了。姓。名。容。小。弟。稍。盡。地。主。之。誼。那。時。再。走。也。還。不。遲。那。人。聽。了。躊。躇。了。半。晌。道。如。此。也。好。羅。大。綱。見。他。答。應。了。自。是。不。勝。之。喜。與上文好色愛才語呼應兩。人。使。一。先。一。後。跳。下。地。來。羅。大。綱。回。房。穿。了。衣。服。才。來。請。問。那。人。尊。姓。大。名。那。人。答。道。小。弟。姓。孫。名。標。廣。州。人。氏。因。爲。久。仰。羅。兄。英。名。蓋。世。小。弟。心。眼。兒。狹。窄。偏。有。些。不。服。氣。所。以。特。地。來。和。羅。兄。小。開。頑。笑。不。想。羅。兄。武。藝。實。在。出。手。小。弟。之。上。自。覺。冒。犯。得。很。小。弟。此。後。願。意。遠。走。高。飛。只。要。是。羅。兄。的。轄。境。小。弟。永。不。插。足。

就是羅大綱道孫兄說那裏話來且請盤桓幾天容小弟略備杯酌藉表仰慕那孫標更不推辭。孫標處處露出破綻惜大綱粗人未能省悟耳飲酒中間羅大綱又用言語來勸孫標入夥孫標大喜道若得羅兄收留小弟小弟願意在羅兄帳下充當一名走卒羅大綱見孫標竟是毫不推辭覺得出乎意料之外不禁心花怒放忙吩咐部下過來參見了新頭領從此孫標便在羅大綱寨中住了下來光陰迅速又隔了半月一天有個嘍囉來報告說海面上來了一隻商船看他吃水很深估量油水一定不少可要截住了他請大王的示定奪大綱因爲幾天不發利市了正悶得慌聽了便吩咐準備船隻伺候孫標忙上前來道小弟多蒙羅兄見愛收留在帳下可是入夥以來還沒有建得尺寸之功可否請羅兄把這趟差使派了小弟罷大綱見說心中

大悅。便拱了拱手道。如此甚好。孫兄早去。早回。當下。一衆嘍囉。便簇擁着。孫標。駕船。追了上去。也不消半日功夫。已是奪得許多銀錢貨物。奏凱而回。并且還擄來一位美人。兒孫標指着大綱。向那美人道。這位便是羅大王。過來見了禮。大綱正色道。不是小弟埋怨你孫兄。我們幹這種沒本錢的買賣。最忌的便是見色起淫心。偏從羅大綱口中說出此語來妙絕大家都是少年人。原免不了拈花惹草的。尤其是小弟也歡喜弄個女人。頑頑。不諱已短此大綱之所以爲英雄也可。是有時打熬不住起來。只帶了銀錢到城市裏宿娼去。至於在做買賣的時候。却絕對不許孩子們擄掠女人的孫兄。你初來也許不知道。我們寨中的規矩。以後只希望孫兄改過。就是孫標聽了哈哈大笑道。羅兄你誤會我的意思了。這女子不是別人。正是小弟同胞的妹子。叫做孫楓的。便。

是只因自幼兩人便失散了。今天再也湊巧。不過却在那商船上相遇。起來所以把他接到寨中來的。孫標說完這話。便又撲通一聲。向大綱下跪。道：小弟還有下情。要告稟羅兄。務必求羅兄俯允幫忙。則個孫標說時。孫楓也跟着跪倒不住的。嬌啼宛轉。慌得大綱只是跌足道：有話好說。何必行此大禮。簡直要折殺小弟了。邊說邊命小嘍囉把孫標兄妹扶起。孫標才淒然說道。虧他做作得像不瞞羅兄說。小弟現有一個仇人。住在廣州。我們兄妹二人。所以流離瑣尾者。也是出於這仇人所害。小弟立志報仇已久。只恨自己不是那仇人對手。如今有了羅兄做小弟的幫手。小弟十年之志。便可償於一旦。但不知羅兄意下如何。若得羅兄俯允舍妹。孫楓便願意爲羅兄執箕帚。不過這冤仇在沒有報得之前。不能明說。請羅兄不必多。

問大綱聽了這話。一來他是個爽直的人。生平本就歡喜代替朋友酬恩報怨。二來他偷眼望着孫楓。生得簡直如天仙化人。一般若使他果然做了自己的妻子。倒也是始願所不及的。所以毫不推辭。一口就答應了。當下三人便計議。第二天往廣州去。羅大綱把鬍子薙得乾淨。假扮做商人模樣。三人結伴同行。到了廣州。投宿在客店裏。孫標推說出去打聽仇人的蹤迹。第二天便好動手。獨自出外去了。羅大綱和孫楓每人占了一個房間。趁早解衣安睡。那知睡到半夜裏。一聲吶喊。便有一千多名兵丁。把這客店團團圍住。羅大綱暗暗叫聲不好。便抽了一把單刀。從房門裏殺將出來。那知剛出房門。便有兩人檔住去路。羅大綱定睛細看時。却是一男一女。那男的便是孫標。女的便是孫楓。羅大綱到此地步。才知道着了。

他。兄。妹。的。道。兒。列。位。看。官。論。羅。大。綱。的。武。藝。自。然。在。孫。氏。兄。妹。之。上。不。過。雙。拳。難。敵。四。手。兩。人。合。力。來。戰。羅。大。綱。羅。大。綱。便。吃。虧。定。了。說。時。遲。那。時。快。羅。大。綱。只。顧。招。架。孫。標。那。知。孫。楓。的。柳。葉。雙。刀。已。是。向。他。下。三。路。劈。來。羅。大。綱。忙。向。旁。邊。躲。閃。一。個。不。留。神。便。滑。了。一。交。正。待。爬。將。起。來。時。不。想。却。被。孫。楓。纖。纖。玉。手。按。住。羅大綱至此可謂與孫楓有肌膚之親矣一笑旁。邊。遞。過。一。根。繩。索。也。就。結。實。實。把。羅。大。綱。網。了。起。來。這。一。衆。兵。丁。便。由。孫。標。兄。妹。率。領。扛。着。羅。大。綱。往。番。禺。縣。衙。門。而。來。欲。知。羅。大。綱。性。命。如。何。且。閱。下。文。

評曰。太。平。天。國。首。事。諸。王。中。馮。雲。山。石。達。開。洪。大。全。稱。一。時。之。選。至。於。楊。秀。清。則。陰。賊。險。狠。韋。昌。輝。則。闖。冗。小。人。其。餘。若。秦。日。綱。蕭。朝。貴。胡。以。光。則。武。夫。而。已。不。幸。南。王。天。德。王。一。死。一。擒。僅。翼。王。一。人。孤。掌。

難鳴大權遂盡入東府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太平天國之一蹶不振有由來矣本回寫義旗初舉而未來之迹象已可於字裏行間求之作者慘淡經營讀者亦慎毋忽略讀過也

本回方寫金田起義讀者固急欲讀下文乃作者偏插入一段羅大綱事在文法爲虛實相間在取材爲善於變化此等小說固不得以尋常繩墨拘束之耳

第四十回

報父仇苦心成絕技 誘清兵黑夜建奇功

話說羅大綱被孫標兄妹誘至廣州在客店裏把他擒獲扛向番禺縣衙

門來報功那番禺縣更不怠慢忙親自把他解到總督衙門幸喜在一個月限期之內自己可以免了處分總督衙門裏又把羅大綱發給臬台釘鐐收禁聽候審實了押赴市曹處決嚇煞人也麼哥那孫標兄妹在我這一部書中須要等到陳丕成廣州劫獄的時候再行提起這且不在話下却說羅大綱在牢獄之中昏昏沉沉直過了三天三夜這一夜三更過後却聽見院子裏像有人拋擲石子的一般羅大綱本是江湖上的好漢一聽這聲息便知道是夜行人投的問路石便留神靜聽霎時間却聽得有人低低地喚着兄弟羅大綱一聽便知道是他哥哥羅瓊樹的聲音忙也低低地應了一聲道是哥哥嗎一個喚兄弟一個喚哥哥令人讀之友于兄弟之心油然而生話聲未絕只見有一樣黑魘魘的東西飛將進來落在大綱腳邊大綱彎着腰去檢將起來時原

來是一把純鋼的銼刀削鐵如泥便是黑道中人翻牢越獄的利器羅大綱不禁心花怒放也不消半個時辰便把腳鐐手銬一齊銼斷了這時羅大綱除掉了這個牢什子頓時便手輕脚健起來一個箭步跳近了那扇牢門用手從鐵條的空隙裏伸將出來把一具鎖只用力的一扭便扭做粉碎輕輕地把牢門開了外面羅瓊樹接應着兩人翻牆越壁一剎那間便都到了街道上兩人知道若是捱到天明臬司定要傳下令來教關了城門搜索的到那時反怕走不脫所以出了牢獄更不停留從二十餘丈高的廣州城牆上面使一個鷓子翻身便跳到了城下只揀着大路往西奔去及至臬司衙門裏發覺逃走了要犯打着燈籠火把起來找尋時羅大綱兄弟早已在五十里以外了那羅大綱問了羅瓊樹才知道那天自

已離了寨中，便有許多官兵前來，攻打羅瓊樹，抵敵不過。被官兵用火燒了寨柵，那些小嘍囉也四散逃奔。羅瓊樹落荒而走，逃得了性命，便想到了廣州，來向羅大綱送信。誰知道才到廣州，便聽人家沸沸揚揚，在那裏傳說，說是拿到了劇盜羅大綱。現今監在臬司衙門裏，羅瓊樹猛吃一驚，覷個機會，才到臬司衙門裏來，救了羅大綱。能收能放筆墨何等乾淨大綱問知備細，只得一聲苦當下，也知道在廣東，再也不能存身，便索性出了省，到廣西梧州地方來投奔一個綠林好漢，叫做林鳳祥的，一同落草。這林鳳祥却是武藝超群的人物，不過他自小原是個文弱書生，因為他老子和人家打架，那人也是會武藝的，使用點穴的方法，傷了他老子的要害，一交便跌在地下，有人報知林鳳祥的母親，才雇了人把他的老子扶回家去。他

老子到了家裏睡在牀上。兀是人事不知隔了三天。才有些清醒了。這時他的母親早哭的死去活來。他老子神志清了。見了這情形。萬分不忍。便握着他母親的一隻手。道：「不論我這傷受的妨事。不妨事。我這個仇却不能不報。我家的祥兒如今也十幾歲了。將來可以教他習武。替老子報一報。這次的冤仇。他母親見他老子的神志忽然清了。真是不勝之喜。却極力安慰他。道：「你且把傷養好了。再說。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這報仇的事。不是一時的那。知他母親說了這話之後。才隔了一天。他老子的傷勢。突然又變了起來。才知道他老子的神志由糊塗而清楚。是一種俗名叫做迴光反照的緣故。一過這個時期。自然依舊。嗚呼哀哉了。他母親因此時常把他老子臨終時的一番言語。和林鳳祥說。知林鳳祥至性。

過人聽了這話便恨得咬牙切齒哭道母親但請放心兒子若是不把這戴天之仇報得兒子願甘一死決不偷生人世的說完這話便立志習武到處訪求明師益友可是習武藝的師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那些收徒弟說大話的左右不過是學了些花拳綉腿那有真實本領林鳳祥訪求了幾年漸漸把心淡將下來可是報仇兩字依舊盤旋在腦海中沒有磨滅也不知是誰告訴他的說有一種武藝叫做鐵砂手練習的方法是把手一楞楞的鐵砂放在地下練武的人用手指只管向鐵砂裏插去久而久之那手指便磨練得比鐵砂還硬和人交起手來可以不必再用兵器傷起人來比兵器還利害林鳳祥聽了這話便真的在家裏如法泡製起來初起那手指被鐵砂磨擦得鮮血直流可是他還不肯就歇只咬緊了牙

關練習下去。古人說得好，叫做有志者事竟成。也是天可憐見林鳳祥。他這門苦練了有三年之久，居然就被他把這鐵砂手練成功了。也一般的能斬釘截鐵。把手指當做了槍刀使用。他既練就了這鐵砂手，自然急着要報仇。便上他仇人的門去說明了，專爲報父仇而來。我們寧可明槍交戰，不願意暗箭傷人。是大丈夫磊落光明語那仇人倒也沒得話說。兩下裏便各自擺開門戶，交起手來盤旋了有十幾個回合。那仇人依舊使出點穴的本領來，想取林鳳祥的性命。却不道自己的手才伸將出去，便被林鳳祥駢着五隻指頭。前來招架。這一招架，真是鋒利無比。那仇人的五指，便好似被林鳳祥用刀斬去的一般。齊根截斷。鮮血直流。憑你是個武藝高強的人，物到此地步，也不由不捧着這隻沒指頭的手，呻吟起來。你想林鳳祥這

時佔了勝著如何肯輕輕放過他也不暇收回手掌趁勢便向那仇人腦袋上劈去一聲響亮便把仇人的天靈蓋削去了半個咯咚一聲躺在地。上便死了。大綱入獄鳳祥報仇祇寫大意者以事屬倒插入書須騰出筆墨以寫正文故力求簡略免爾讀者眼光焉林鳳祥見報了父仇仰天長笑便大踏步走了他也知道打架了打出了人命來官廳方面可。不管你父仇不父仇一般的要派人緝捕兇手的三十六著走爲上著當下便奉母逃走憑着一身本領就在綠林中落草打家劫舍起來手下的徒黨愈聚愈多那官兵連正眼也不敢覷他及至羅大綱去投奔時林鳳祥久仰羅大綱的大名心中正羨慕得緊所以兩下裏見了面便十分投契林鳳祥當時就撥派他手下的一半嘍囉歸羅大綱統帶兩下裏分道揚鑣各自在廣西省裏佔了一部分勢力這天聽見路上紛紛傳說楊秀

清等在金田村舉了義旗預備和滿洲皇帝拚個你死我活又怕兵力單薄所以出了榜文招納綠林好漢前往共襄大事羅大綱得知這個消息便來和林鳳祥商量道我們弟兄倆都是被清朝爲官做府的狗男女逼迫得有家難返有國難奔才不得已走上了這條路的可是總不能一輩子做强盜便可以算是了局此一人孝子基於此一轉念間現在既是有人出來和滿洲皇帝反對你我的腌臢氣借此也可以洗滌乾淨何不帶領手下的孩子們投奔金田村去呢林鳳祥聽了便道兄長之言正合小弟之意兩人計議停當便真的各帶本部人馬來投楊秀清入夥楊秀清見得了兩員猛將如何不喜便吩咐設宴款待正說之間忽地又有人來報說現有綠林好漢張嘉祥求見馮雲山聽了張嘉祥三字不由笑逐顏開照應上文映帶牛妾忙吩咐

快請剎那間張嘉祥便徐步而入馮雲山認得正是那天在客店裏門縫中瞧見的那人便起身拉住了張嘉祥的一隻手道我們雖是沒有會過面可是聞聲相思已久了張嘉祥不免謙遜了幾句下人們來請入席大家便分兩席坐了楊秀清問林鳳祥羅大綱帶來多少人馬林鳳祥羅大綱二人一一的說了楊秀清又問張嘉祥只見張嘉祥正仰着脖子在那裏喝一大杯酒喝完了才回答楊秀清道小弟只有一個人來的小弟部下的人馬都分散在各處因爲小弟這一次來並不一定就是來入夥須要先和各位兄長暢談一番然後再定行止要是諸位兄長和小弟志同道合那時小弟便願意執鞭隨鐙不過人各有志小弟固然不敢有屈諸位曲從小弟便是諸位也不能勉強小弟曲從諸位

是英雄吐屬非一味盲從者可比

張嘉

祥說完。這話便舉起杯來一飲而盡。石達開馮雲山聽了不禁暗暗點頭。大家正在屏息靜氣的時候。只聽得張嘉祥又朗朗地說道。小弟聽說諸位兄長都是崇奉耶穌教的小弟。却期期以爲不可。因爲在這兩廣地方。和西洋人交通最早。所以西洋的教士傳進甚麼耶穌教來。老百姓們縱然不很相信。但是耳熟能詳。大家也多明白。耶穌教須不是毒蛇猛獸。可是一到了湖廣以及江南浙江諸地。老百姓腦中簡直就沒有耶穌教三個字。勉強要教他們來。信仰只怕事倍而功不及半。咧所以小弟的愚見最好請諸位兄長不必勉強。要全軍的人都受洗禮。以免沒有見過耶穌教的老百姓們少見多怪。但不知諸位兄長意下如何。張嘉祥一席話關係太平天國之成敗利鈍甚鉅。奈爾時在事諸人多意氣。用事不肯受盡言乎。這時楊秀清因爲張嘉祥初來的時候。神氣之間十

分。傲。慢。又。不。大。理。睬。自。己。所。以。心。下。便。十。分。不。悅。當。下。便。冷。笑。開。言。道。人。類。要。是。不。知。道。敬。天。難。道。不。怕。上。帝。動。氣。嗎。耶。穌。教。便。是。勸。人。家。敬。天。的。又。因。爲。滿。洲。皇。帝。也。不。知。道。敬。天。所。以。上。帝。特。地。派。了。第。二。個。兒。子。洪。秀。全。下。凡。來。弔。民。伐。罪。好。教。我。們。中。國。人。都。知。道。敬。天。挽。回。劫。運。若。是。依。照。張。兄。的。說。話。把。這。耶。穌。教。廢。了。我。們。全。軍。的。軍。心。便。立。刻。就。會。渙。散。這。却。萬。萬。使。不。得。張。嘉。祥。兄。話。不。投。機。條。地。便。立。起。身。來。說。道。如。此。小。弟。便。告。辭。了。自。古。道。道。不。同。不。相。爲。謀。也。許。將。來。小。弟。和。諸。位。會。疆。場。相。見。那。時。候。若。是。念。及。今。日。杯。酒。之。歡。還。須。互。相。退。避。三。舍。才。好。說。完。話。又。是。哈。哈。大。笑。張。嘉。祥。這。一。番。離。奇。突。兀。的。舉。動。頓。時。把。在。坐。諸。人。驚。得。如。痴。如。醉。及。至。笑。聲。已。絕。大。家。再。留。心。看。那。張。嘉。祥。時。早。已。不。知。去。向。馮。雲。山。和。石。

達。開。便。欲。出。位。來。挽。留。却。被。楊。秀。清。止。住。道。這。人。桀。驁。之。性。未。除。若。是。留。在。軍。中。難。保。不。另。生。枝。節。不。如。讓。他。去。罷。馮。雲。山。石。達。開。只。得。罷。了。這。一。席。酒。便。被。張。嘉。祥。攪。得。沒。精。打。采。正。要。催。下。人。們。開。上。飯。來。時。只。見。曾。天。養。忽。忽。地。跑。了。進。來。稟。道。洪。教。主。和。秦。將。軍。離。此。不。遠。末。將。特。地。飛。騎。前。來。報。知。衆。人。聽。了。便。紛。紛。離。席。一。同。到。大。門。外。面。來。迎。接。隔。了。一。會。果。然。見。一。彪。軍。馬。簇。擁。而。來。中。間。有。兩。人。並。轡。而。行。正。是。洪。秀。全。和。秦。日。綱。大。家。迎。將。上。去。合。做。一。處。然。後。再。返。身。進。了。內。堂。少。不。得。叙。一。叙。別。後。之。情。這。也。不。在。話。下。且。說。這。時。候。清。廷。對。於。金。田。村。保。良。攻。匪。會。公。然。殺。了。巡。檢。張。鋪。及。武。朝。顯。全。家。又。招。納。亡。命。準。備。謀。反。如。何。肯。置。之。不。問。那。位。巡。撫。鄭。祖。琛。只。得。在。佛。堂。裏。和。衆。多。幕。友。商。量。派。一。員。大。將。叫。做。伊。克。坦。布。

的帶領各縣調來的兵馬殺奔金田村而來。距離金田村四十里地，便紮下了寨柵。早有探馬報知秀全，秀全命把金田村四面築的城堡，加意把守。又命一衆將官來日早起準備，和清兵對陣。第二天辰牌時分，清軍營裏掌起鼓來。伊克坦布披掛上馬，來到陣前，留心打量時，見金田村裏也鼓聲震天，帥旗之下一匹白馬上坐一個身穿紅袍，頭戴紅風帽的人，兩旁數十員戰將一字排開。伊克坦布立馬陣前，大叫道：來者可是洪秀全？爲何聚衆作亂，殺害朝廷命官？今日大兵來到，若是識趣的，就早早下馬受縛，還可貸你一死。如仍執迷不悟，便立刻可以把你金田村踹成平地。洪秀全冷笑道：你們清朝的官吏專事剝削貧民，我們廣西省裏連年荒歉，赤地千里，你們這班狗官還是敲骨吸髓，虐待百姓，我們奉了上帝之

命弔民伐罪。你若曉事的，便速投順了我們。也還不失富貴。若是定

要見個高低，便須殺得你片甲不回。那時悔之晚矣。

此雖是小說中套語，而作者特借秀全口中將革命

宗旨再行揭伊克坦布聽了，不禁大怒。當下更不答話，舞動爛銀槍，直取秀

藥一過也全旁邊，早轉出一員驍將，使一柄大劈刀，把伊克坦布的槍架住。兩個人

就在陣前一來一往的混戰。秀全定睛細看，這驍將便是曾天養。約摸戰

了有百餘合，只聽得秀全陣中虎吼了一聲，道：「曾兄弟，且歇歇罷。待我老

羅來取這蒙古狗頭的性命。原來這說話的便是羅大綱。曾天養依言便

閃過一房，讓羅大綱上前交戰。羅大綱使的是一柄蛇矛，也不打話，徑自

挺矛向伊克坦布當胸刺來。伊克坦布忙用槍格住。可是羅大綱來勢兇

猛，雖然把矛鋒隔開了，可還震得右臂有些麻木，不由不叫一聲：「好生了！」

得說時遲。那時快。羅大綱第二矛又到了。跟前伊克坦布便有些手忙脚亂。起來自知不是對手。忙撥轉馬頭。回入陣中。羅大綱便指揮手下一齊掩殺過去。却被清兵陣裏射出箭來。如飛蝗一般。近前不得。秀全便叫鳴金收軍。伊克坦布回到營中。便悶悶不樂。心想。看不出這小小金田村倒恁地利害。自己奉命到此。有進無退。看來既是不能以力敵。只得攻其無備。今晚在黑暗之中。點起人馬去奪城堡。僥倖攻破了。城堡憑你金田村猛將如雲。也要慌了。手脚主意。想定便傳令教衆兵埋鍋造飯。吃飽了。肚子晚上二更。天氣便去攻城。衆兵得令。自去準備。不提。且說這一晚二更時分。伊克坦布指揮手下。直奔金田村城堡之下。而來。抬頭看時。只見堡上燈火不多。那一聲聲的刁斗。又都懶洋洋地。形容得妙伊克坦布知道他們。

毫無準備。不禁心頭暗喜。讀者爲金田村便傳令架起雲梯。一衆兵丁發一聲喊。爭先恐後地爬將上去。那知道還沒有爬到一半。忽聽得城堡上面一聲號砲。霎時間燈毬火把便好似白晝一般。城堡上面的兵丁伸出刀槍來。殺的殺挑的挑。清兵便一個個栽下城來。伊克坦布才明白。適才金田村裏沒有聲息。是個誘敵之計。忙教火速退兵。誰料自己寨中突然火起。原來秦日綱早已繞道殺入清兵寨中。放起火來。了那堡門開處。又殺出兩彪人馬來。正是石鎮崙和石祥貞兩個。把清兵前後夾攻。殺得哭聲震野。伊克坦布也無心戀戰。忙帶了十數名親兵落荒而走。不到半里路。又見有一彪軍馬打着保良攻匪會的旗號。攔住去路。爲頭的挺着長矛。正是羅大綱。伊克坦布正待回身時。那裏來得及。被羅大綱一矛便刺於

馬。下。手。下。兵。丁。上。前。割。了。首。級。金。田。村。裏。便。鳴。金。收。軍。洪。秀。全。檢。點。人。數。見。那。些。清。兵。願。降。的。倒。占。了。一。大。半。殺。死。的。又。有。一。小。半。逃。得。性。命。的。不。過。幾。百。人。這。一。戰。便。大。獲。全。勝。就。在。大。廳。上。面。置。酒。慶。賀。這。一。次。的。勝。仗。不。打。緊。直。嚇。得。清。朝。的。官。吏。個。個。膽。戰。心。驚。那。些。亡。命。之。徒。却。越。發。會。齊。了。來。入。夥。甚。至。湖。南。衡。州。地。方。的。綠。林。豪。傑。也。都。來。託。洪。大。全。介。紹。願。意。投。入。保。良。攻。匪。會。旗。下。洪。秀。全。的。妻。兄。賴。漢。英。也。從。廣。東。嘉。應。州。地。方。率。領。家。眷。和。徒。黨。數。千。人。來。助。秀。全。合。軍。一。處。這。時。賴。道。人。早。已。死。了。賴。氏。接。着。哥。哥。和。母。親。正。是。悲。喜。交。集。連。日。擺。酒。款。待。不。在。話。下。且。說。清。朝。的。皇。帝。知。道。殺。了。伊。克。坦。布。不。由。不。大。吃。一。驚。便。打。算。另。行。派。一。員。大。將。前。來。剿。滅。金。田。村。欲。知。這。大。將。是。誰。且。閱。下。文。

評曰。羅大綱。越獄。林鳳祥。報仇。若詳細寫來。非一二萬言所能盡。而作者刪精去蕪。祇存二三千言。蓋書已折入洪楊正傳。亟宜順序寫去。不宜再喧賓奪主也。作小說。苟於若者。賓若者。主若者。虛若者。實羅羅。清楚楚。則自成妙諦。彼率爾操觚者。又豈足以言此。

張嘉祥。在書中。雖身事異族。爲世詬病。要亦不失爲磊落男子。其兵敗丹陽。躍馬戰死。一事尤可歌可泣。故本書不以其昧於順逆之數。而少之。寫其慷慨。致辭獨來。獨往。何等淋漓盡致。事奇。文奇。良夜讀之。爲浮白無算。

各 種 字 典

大 眾 字 典

▲王貽泰編

三 大 特 點

字多 比坊間普通字典多一倍至三四倍。與康熙字典相彷彿。一切新興之字如「她」「牠」等。均經收入。其餘「俗字」「簡字」等亦網羅無遺。足資參考。

音準 各字依照教育部頒佈標準音注音。且由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員殷工上樂嗣炳兩先生校定。並加注音符號及陰平陽平上聲去聲輕聲等。

義詳 各字全用語文解釋。淺顯明白。保留舊意義。加入新意義。各科新名詞。亦列入各字中詳釋之。

學 生 標 準 字 典

▲王元音編

全書八百餘頁。單字九千餘個。凡中小學學生應用各字。應有盡有。一律用語體文解釋。淺近明瞭。全部根據教育部公佈國音符號注音。檢部檢字注音符號等表。無不齊備。